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六十二之四



163678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六十二

冬十月庚戌朔留積山○以盧閑爲遠接使李孟昉安州宣慰使禹承
範平壤宣慰使申槩黃州宣慰使朴從愚留後司宣慰使以昌盛等三
使臣出來也○辛亥獵于栽松之平次于鐵原之大也蓋○命義禁府
械宦者崔彥以來以承命往來稽緩之罪也○江原道監司趙賚都事
權自弘等辭賜衣各一領○京畿監司南智都事洪深鐵原府使趙良
迎謁境上○壬子獵于高石亭等地次于永平之屈洞○前此兵曹啓曰
寶藏山驅軍令抄漣川鐵原抱川永平侍衛牌人吏日守及各品品從
內豎金何宣傳曰人吏日守勿許並抄餘皆免之及是日微雨都承旨
安崇善啓曰今講武之行雖天氣溫和然節氣將寒且今有雨徵請停寶
藏山之獵上曰今當使臣之來豈無布置之事卿言甚是乃議于兵曹及
掌軍將帥皆如崇善之言獨李順蒙啓曰講武非尋常之事驅寶藏山
而還不爲害也上從崇善之言兵曹啓漣川等四邑侍衛牌當放與
否上曰當初啓之時品從外人吏日守侍衛牌並不許抄金何誤傳
也令內侍府杖六十遂囚義禁府○癸丑放海青捕天鵝適王世子
馬陷泥中未得出僉知中樞院事馬邊者上護軍韓方至兼司僕成勝

走入泥中扶世子以出賜邊者方至襦衣各一領成勝弓一○次于每
場院之平○留都元尹以下諸宗親迎謁車駕○甲寅還宮留都百官
出迎于興仁門外○京畿監司南智都事洪深辭賜衣各一領○命扈
駕宗親給暇三日○乙卯御勤政殿受朝○忠清道增若驛子龍大病
死於講武場賜賻米二石○兵曹啓慶源築城卒禹得介因軍夜驚溺
死池中宜致賻致祭復戶從之○回禮使李藝回自日本啓曰逢海賊
後具錄被奪之物令通事金元還自國王國王王大怒令諸島代官搜探
輸送且令大內殿專掌糾察大內殿適領兵出戰差遣二人來止赤間
關然辭以島賊逃散不得推獲只將進上方物及船軍雜物以送○丙
辰御經筵○御慶會樓下設宴 王世子及隨駕宗親宰樞承旨留都
二品以上侍宴○丁巳受常參輪臺經筵○禮曹啓謹按古制儀仗陳
列於殿庭左右本朝儀仗陳列于各司班次之後有違古制自今東西
班之北日華月華門道南東西相向分作三行陳列若於慕華館大平館
行幸時則庭內窄狹依前例列立從之○戊午受常參經筵輪對○
傳旨兵曹獻陵守護軍李流伊金李方萬同良豆彥等陵辱陵直至欲
毆打會赦蒙宥若仍舊役有違官民之分移定他役更擇可者充之○

兵曹啓近來每年春秋講武令京畿侍衛牌爲驅軍而除其番上故兵仗
馬匹專不整備其守令亦不檢察畿內精兵有名無實乞依他道例每
朔番上點閱還送當春秋講武之時本曹點閱軍裝爲驅軍從之○司
憲府啓凡諸雜訟隻在外方者其道監司受理獨妻妾父子辨明之事
監司或受理或不受理任情爲之夫監司守令職係風憲今後妻妾父
子辨明者隻在外方則委其道監司受理其中誤決者本府方許聽理
從之○兵曹啓石工木工伶人樂工舞工雖拜西班職勿許隨班從之
○使臣昌盛先遣頭目陳富曰所捕海青勿送平安道待吾行也上
引見陳富于勤政殿命饋于東廊○上曰今使臣言所捕海青勿先
進獻須待吾行其意必欲自奏捕獲之功也即時進獻則 皇帝來春
可以觀放使臣賁去則來春不及馴養不合於在我進獻之意亦違於
皇帝觀放之急前者 帝勅諭曰所捕海青毋留入送其後又勅曰海
青付使臣進獻意必使臣冒弄而 帝誤聽也然則處之如何左議政
孟思誠啓曰捕獲日時備錄於奏本使臣一時進獻爲便○己未幸東
郊觀放鷹○庚申御勤政殿受朝○命都承旨安崇善議于政府六曹
判書以上一歲在己酉勅曰宣諭聖旨勿聽庚戌秋昌盛等來疑因本

國之奏而降是勅有憤言予荅曰大人近侍已久朝廷大體無不知之何爲發此言也盛有慚色今盛之來倘有宣諭之事則辭以予將圖焉乎宣諭之事不在勅書然事于宮禁將以欽依乎若舉 聖旨而言則盛必怒焉接待之初未可使怒盛嘗曰若處女則不可筆之於書故茲有宣諭盛言未必不是今宣諭之事倘或處女則事于宮禁不可以宣諭爲辭若以事于宮禁從其宣諭則遂爲後例何以處之己酉年降勅後尹鳳私請毛物議于大臣贈以貂皮百領土豹皮五領往日鳳送日影若出來則思欲回禮今不來矣將欲回贈用何物乎其數幾何一本國執饌皆用男子非婦女之所知且昔者擇進執饌婦女至三年乃習其事今者急進則不得其人只揀有姿色者以進爲荅如何且名爲執饌其實難知以此荅說似亦可乎崔士康曰事于宮禁聽從爲便何言勅書以起使臣之怒乎設若製琴造鞍之木稱宣諭而求則荅曰婦女之事不可筆之於書又于宮禁聽從宣諭耳此等之事已有 聖旨不敢從也孟思誠安純李孟昫趙啓生鄭欽之曰若不論勅書則其於他宣諭之事難以爲辭宜荅曰宣諭 聖旨勿聽已有明勅然事于宮禁不可筆之於書故本國聽從回贈尹鳳之事僉曰鳳今雖不來後必

出來何須汲汲待其出來悉陳情由回贈爲便必須回贈則只以布子
或十五匹或十匹可也執饌入選揀宜依 上教 上曰更啓於使臣
迎接之日○申商安崇善等啓曰本國凡事皆從華制惟大小人之笠
尚循鄉俗深爲未便乞用中朝高頂笠何如 上曰不必立法予若先
著則臣民從之矣然更議大臣而後定之○辛酉遣吏曹參判金益精
中樞院副使金益生如京師賀正 上率百官拜表箄如儀○御經筵
○差司譯院判官唐夢賢管押被擄人願田孫解送遼東都司○傳旨
平安咸吉道監司曰平安道江界間延慈城咸吉道慶源鏡城甲山等
處居民如遇疾病不得藥餌以至殞命誠可憐閔思欲廣備鄉藥以救
其生然京城之內專委設官救療猶且未周况僻遠之地衆多之民安
得人人而濟之其赴防軍士遠離鄉土觸冒風寒易致於病不可不救以
其道醫學教諭採取鄉藥可以療治與否商摧以啓○刑曹啓奴天外
干達之罪更與議政府諸曹同議天外之事則皇甫仁議可蒙宥趙啓
生等議不可蒙宥孟思誠等議雖不服招拔刀衝刺至於九處謀殺情
迹已者不宜與干達歐主等論黃喜議夫 外與其妻隱伏而妻已就拘
執爲天外者當被髮而出乞哀陳情甘受其主之區處可也從容東帶

佩刀而出刺割其主想其情狀其爲謀害明矣賴免虛物幸而不死且宜置於法以示陵上之禁干達之事則趙啓生等議可蒙宥許稱等議主奴一家之君臣不宜蒙宥黃喜等議以今案辭死有餘辜但謀殺情狀似與天外小異臣已於前日請令刑曹更推本末然後更議命皆放之○壬戌太監昌盛內官李祥張奉奉勅而來上率王世子及文武群臣迎勅于慕華館還至景福宮行禮如常儀勅曰王國中有能理辦膳事女子選擇十數人付太監昌盛等帶來又勅曰今遣太監昌盛等來賜王彩幣王處有好海青可尋數連付昌盛等帶來賜幣紵絲骨朵雲暗花大紅一匹骨朵雲暗花柳綠一匹骨朵雲暗花深青一匹八寶骨朵雲暗花大紅一匹細花深桃紅一匹細花鸞哥綠一匹素柳黃一匹素青一匹羅大紅二匹柳黃二匹黑綠二匹青二匹紗骨朵雲暗花大紅一匹骨朵雲暗花青一匹八寶骨朵雲暗花鸞哥綠一匹八寶骨朵雲暗花黑綠一匹細花大紅一匹細花青一匹素黑綠一匹素深桃紅一匹彩絹藍青熟絹二匹木紅熟絹二匹明綠熟絹二匹深桃紅熟絹二匹深青生絹三匹大紅生絹二匹柏枝綠生絹三匹○三使臣歸大平館百官分司行禮如常王世子及宗親亦先詣大平館行私禮

○上幸大平館設下馬宴○命都承旨安崇善往議于議政府及六曹判書曰今勅書好海青數連付昌盛等帶來咸吉道所捕七連內只獻五連其二連秘留不送何如右議政孟思誠等皆曰宜依上教崇善來啓上曰然則當論咸吉道監司慶源所捕二連勿并上送崇善啓曰爲進獻所捕之鷹何用留置宜皆進獻俾無後患年前無趾海青不獻之後殿下勞心亦可省矣上謂左承旨金宗瑞曰爾意何如宗瑞對曰宜留二連以資破寂上又問諸承旨皆如宗瑞乃命崇善更議于大臣黃喜許稠等曰宜並獻七連俾無後憂命咸吉更勿加捕孟思誠曰並獻七連則無後憂若加捕則可飛放也崇善來啓上曰飛放毋捕之論皆詐予不取焉其更議減二連與否喜等各執前議上曰更思之真如畢進之爲愈也○癸亥幸大平館設翌日宴上先下輦于御室辟左右密命都承旨安崇善往議于議政府六曹判書以上其一曰太宗時黃儼奉使而來陵辱大臣恣行無忌其時大臣備書所行將欲呈省太宗排斥群議允諸所求無不聽從至給親御毛衣大臣河崙等意謂過厚厥終儼向太宗有敬慎和悅之形回來海壽等嫌其厚於儼而薄於己愠形於色逮及寡躬尹鳳等奉使而來予亦贈毛袍毛靴至己酉年降勅後

畏朝廷之法凡有求索斷不聽從辛亥秋降勅曰如遇寒冷合用靴因是贈與靴今昌盛任事非本國之喜且盛之爲人譎而不正前者來時賞賜段子以其私蔽不善之段換其善者今亦換二匹其心之不正未足道也且儼則有忠心盛則但求自己之私事非盡忠於上者也然盛自丙午年至于今無歲不來且本國之事朝廷專委之於盛予欲給親御貂裘何如崇善啓曰將議于大臣後決定然臣意謂勅書以後尚給毛衣二件及靴是亦法外之事是固接之厚而待之隆也何必加給親御貂裘乎理宜不給上曰爾言是矣然將此意議于大臣黃喜等議與崇善言無異許稠曰依上教贈給似亦可也上曰子更思之其二曰張奉言李思文子之族屬思文爲人心行不類所爲皆惡欲罪之又矣只緣尹鳳請而除職前者以馬牌裂破得罪就閑今奉既知得罪就閑乃曰思文吾之族屬予欲使館伴盧閑密問奉之親弟張仁義審知族派根脚如其族親則思文雖惡置之勿論如其假做族屬則依已降教旨置之於法如何僉曰可其三曰李祥欲使其父亭爲三品弟達爲四品然本朝官爵如何僉曰可其三曰李祥欲使其父亭爲四品行司直達爲司直張奉之父甚貴雖一資一級不可越等予欲以亭爲四品行司直達爲司直張奉之父元富爲副司直弟仁義爲副司直何如僉曰達則以司正越六品司直元

富本無職事而皆越等受職似爲未便以達爲副司直元富爲司正黃
喜議同但元富年老依 上教授副司直可也 上從喜議其四曰張
奉父母處衣服授其弟仁義而送之則其弟必達於奉奉聞之則令其
弟賫送或親自賫去必有區處以此言之可乎否僉曰可是日賜奉父
母各色衣服授其弟仁義其五曰本國已捕海青八連今來勅書王處
有好海青可尋數連付昌成帶來予思以天下之主旣勅曰數連則宜
進獻六連即日議于大臣以五連爲定餘三連不告天使予更思之捕
鷹專爲進獻若不盡進獻心有未安更議于大臣或曰宜盡進獻或曰
旣勅數連則不宜盡數安崇善言鷹犬一時玩好之物 上不好鷹犬
且昔者野人擗豆進折爪海青其時以折爪不進後日昌盛聞而言之
上動念今旣爲進獻而捕則雖過數連並皆進獻則後必無患而心
亦快矣此言亦是處之如何僉曰若皆進獻則事得其宜而心無愧怍
矣 上曰不如盡獻更無他疑其六曰昔者內官白彥奉使而來彥之
父在外其時許稠獻議曰白彥之父率來京中備給居產則彥無外方
來往之弊及彥出來旣營京第又營鄉家內外受弊因此李祥之父不
使率來今館伴盧閑啓曰李祥之父須即招來以除忠清往來之弊此

議何如黃喜等曰父子之情出於天性祥父之來只以單騎其弊稍簡
宜使招來以見其子從之其七曰昔祥出來時給祥父米豆各二十石
今依前規以給卿等知之即命崇善行祥父到京更啓以給是日還宮
除張元富中軍副司直李亭司宰副正行左軍司直張仁儀左軍副司
正李達右軍副司直○甲子命都承旨安崇善分贈三使臣衣一襲及毛
衣靴套等物仍給頭目衣靴○三使臣遣頭目陳富徐敬送禮物昌盛
進各色段子十五匹中宮十一匹東宮十二匹嬪宮十匹孝寧晉湯安
平臨瀛四大君各四匹張奉進七匹中宮六匹東宮八匹李祥進七匹
中宮五匹東宮五匹嬪宮五匹 上御思政殿引見陳富等命金乙亥
饋送○吏曹啓曹省記內監申申字改用進字從之○遣宦者金淳分
贈食物于三使臣○都承旨安崇善啓曰宮門差備軍士常不著甲使
臣及倭人野人等無時詣闕則顛倒失次深為未便使常著甲何如 上
曰使臣回還間常令著甲○平安道中和郡地震○乙丑御勤政殿受
朝○丙寅幸東郊觀放鷹○遣宦者金淳分贈別膳于使臣○丁卯受
常參視事輪對○命都承旨安崇善問安于使臣仍分贈黑鹿皮靴三
使臣皆有喜色崇善曰執饌婢子當送幾人使臣曰二十可也崇善

回啓○遣宦者韓龍鳳分贈別膳于使臣○戊辰受常祭○幸東郊觀放鷹○傳旨禮曹宗室袒免以上及妻致賻致吊致祭獨異姓有服之親不致賻致吊致祭於義未便並皆致賻致吊致祭○己巳請三使臣設溫斟宴于思政殿○上命黃喜孟思誠安純申商趙啓生鄭欽之崔士康等會議于議政府命安崇善往議其一曰續典部民告詐條云自己許寃受狀改分揀許稠嘗啓曰上下之分不可不嚴若聽部民告詐而罪守令則尊卑失序風俗將自此而不美毋令聽理其言善矣然全不聽理則抱寃腐心者無所告伸而必有矯枉過直之弊予心以爲受狀別其曲直伸其寃抑勿罪守令則民寃伸名分嚴可以兩全而無弊卿等其熟議之僉曰上教至矣啓生獨曰臣歷任外方備知弊癘誤決守令雖不論罪願罷職事其二曰本國衣冠之制一遵中朝然今臣民好著中笠中笠非華制也又於本國古無此體予欲著中朝高頂笠予若一著則中笠不待禁而自無矣僉曰可其三曰本國人以袍衣爲禮服而常著考諸禮記與詩袍衣襲衣非禮服也況中朝禮服皆用單袂茲欲勿用袍衣何如僉曰可其四曰昌盛請鄉銅將以鑄佛也給之如何僉曰已有勅書宜不聽從崇善將僉議以啓上謂崇善曰只受

許狀勿論官吏誤決可也宜以此草教旨筮子事不必立法予先著
勿用袍衣令禮曹立法鄉銅之請令館伴據勅書以說○庚午御勤政
殿受朝○禮曹啓謹按記曰袍必有表註云衤衣之有著者乃褻衣也
必須有禮服以表其外不可單露詩曰衣錦尚褻註云褻禪衣也觀此
文勢則古者禮服之制皆不用袍而只用單衣明矣今中國之制禮服
亦皆用單袂之衣且我本國之初亦未有禮服用袍之法近古以來兼
用袍衣因循不革以至今日有違古制與時王之制自今大小人禮服
只用單袂之衣勿用袍衣從之○辛未遣星原君李正寧同知敦寧府
事崔士儀如京師謝賜彩帛 上率王世子及文武群臣拜表箋如儀
表曰綸音遠播昭示懷柔睿澤覃霑祇懼感激佩銘無已糜粉難酬伏念
臣幸際明時邈居遐裔祇勤候度効未著於絲毫曲荷 聖慈恩屢承
以筐篚輿國均慶從古罕逢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度擴包容恩祥博
施遂令九庸之質獲被優渥之榮臣謹當奉以周旋心常在於挾纊庶
幾夙夜壽恒祝於齊天方物表曰天貺詎頒特蒙殊渥土宜雖薄聊效
寸誠謹備黃細苧布三十四匹白細苧布三十四匹黑細麻布一百匹潤黑
細麻布一十四匹人參一百觔松子二百觔雜色馬一十六匹右件物等

製造非精名般甚夥冀諒由中之懇俯容享上之儀 皇太后中宮禮
物並白細苧布一十匹黑細麻布三十匹箋曰位尊貳極允協輿情恩
導中宸覃霑海徼揆分踰堊銘骨何忘伏念臣猥以庸資叨守弊服願
乏絲毫之補屢承雨露之濡星使鼎來欣奉綸音之密勿天施渙渥祇
承綵帛之氤氳舉國知榮撫膺增感恭惟 皇太子凝姿歧嶷稟性英
明諒小邦向慕之誠體 上聖懷綏之意遂令駑鈍獲被龍光臣謹當
倍彈赤心益堅素節載賡歌於重潤恒申祝於千齡禮物白細苧布一
十匹黑細麻布三十匹人參五十觔松子一百觔雜色馬四匹奏曰欽
蒙勅諭王處有好海青可尋數連付昌盛等帶來欽此臣欽奉以前捕
獲到海青五連欲要進獻聞今欽見奉侍候欽差太監昌盛等官回程一
時差人進獻○上命安崇善議于議政府六曹判書以上其一曰昌盛
前日溫斟宴時言曰吾等出來時真力請修理父家此言未知真力之
親請疑從崔益生之請而有是言也予其日不荅今更思之本國出來
使臣之請尚畏勅書不從者多矣在中國真力之言信其傳說而從之
無乃不可乎今若聽從則後必效此繼踵而起其弊滋甚勿聽何如黃
喜等皆曰 上教甚當其二曰今奏本草示昌盛何如若盛見之則勢

不可久留或生速還之心又朝廷儻責盛久留之罪則盛必怨本國不
論黃喜等曰何必示之許稠獨曰示之爲便 上從黃喜等之議○對
馬州宗茂氏六郎次郎早田以護送回禮使而來宗金子及一岐惠方
等亦遣人護送仍各獻禮物賜宗茂氏六郎次郎早田各米豆共三十
石宗金子絲紬二十匹惠方米豆共三十石又特賜宗貞盛米豆共二
百石燒酒二十瓶宗彥七米豆共八十石宗茂直宗大膳各米豆共六
十石並付宗茂氏以送○壬申受常參視事申商啓曰中外竊盜興行其
漸可慮三犯者勿論赦前置重刑何如 上曰法之更者前法有十弊而
新法無一弊然後更之赦前勿論之法行之已久况以殺人之事而更
之以重乎且弭盜之方豈以刑戮止之哉予將議于大臣鄭欽之啓曰
竊盜元罪杖六十者則訊杖二次之數准杖六十故更不加訊姦惡之
徒預知訊杖之數忍杖不以實納招雖不取招辭證明白者從辭證斷
之何如 上曰具啓目以進將議于政府六曹矣 上又曰近因北征西
北之民罷勞甚矣今來使臣迎逢軍人及支應諸事前者與卿等僉議
減於前例若又有可減之事卿等陳之孟思誠及申商等啓曰宴享之
事前日議減足矣許稠啓曰必部民冤抑之訴使之聽斷則恐失尊

卑之分願依前日小臣獻策 上曰古今天下安有小民不言冤抑之
理乎卿之志則善矣施於事則有妨稠退 上謂安崇善曰稠固執不
通崇善啓曰爲政之道使下情上達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人主罔
與成厥功天下安有不受冤抑之政乎 上笑曰爾言正合予意自今
聽理毋以其狀罪及官吏則庶乎兩全以此下教○輪對經筵○刑曹
啓私奴今音同與訥金永老富斤殺人請爲首今音同斬爲從永老訥
金富斤絞從之○傳旨刑曹曰中外竊盜興行不可不慮其禁制之方
弭盜之術與議政府諸曹同議以啓○詳定所啓司譯院三學生既稱
學生當嚴師弟之分又不可與國學異制其前銜七品以下非譯科出
身者悉著儒巾庭下行禮受業從之○使臣張奉進毛布及飛鈿兒○
癸酉受常叅○傳旨刑曹凡卑下不可陵尊上禁部民胥徒告其官吏
實爲良法美意唯自己訴冤受狀改分揀載在六典故呈誤決待其改
正則必論誤決之罪重惟若不受自己訴冤之狀則冤抑莫伸妨於治
道又因其訴而輒加誤決之罪則嫌於陵犯誠爲未便自今只受自己
訴冤之狀從正斷決毋坐官吏以全尊卑之分其餘卑下告尊上防禁
一依六典施行 上既命草教示詳定所都提調黃喜孟思誠議曰臣

等前日已承 上教教旨之意允當不能贊一辭提調許稠曰臣之所
願則不受許寬之狀以專上下之分然再啓未蒙允許無已則頒此教
旨庶可得中提調鄭招曰內而憲司外而監司因民許寬辨明是非官
吏所見出於差誤初非有意阿曲者雖不罪可也 至於曲法情見恐不
可不罪如受賊贓滿至死者或挾威強奸者風憲官檢舉文案已成轉
聞于 上安可不罪民則但許寬耳因風憲官檢舉發其重罪非民之
陵犯也伏望官吏之罪出於差錯及昏迷誤決之類勿論其杖以上重
罪自論如法 上從喜等議即下教旨于刑曹○命都承旨安崇善議
事于議政府六曹叅判以上曰今叅判權蹈馳書曰兩王言訟途久留
甚爲未便可速進去蹈答以接遇之禮有未安須待孟崔兩王曰勅書
同指揮僉事孟捏可來百戶崔真等領去朝鮮國此吾等所以來也又
指同字曰一同還給之同字無此等字樣遼東何得護送 殿下豈遣
宰相來而使吾等及此乎以此言聞于 殿下予以爲久留平安則平
安之民艱於支對然理不可接對者有四本國被虜之人無一率來是
違於勅書同崔孟領去朝鮮之意而反據此事而來一也不得已則同
崔孟而來可也孟崔則歸于忽刺温地面兩王先到本國者二也

若到本國則留於途待崔孟而來可也不顧而強欲行
來三也雖到京城予之館待尤難四也將此四條開說以待崔孟之行
如何僉曰上教至當然賓主之間不可如此此人雖無本國勅書然
其實則皆爲本國之事也且勅書曰同崔孟領去朝鮮則亦有所據也
須速接待可也皇甫仁曰接待節次一依皇親致祭欽差例即傳旨權
蹈率領以來○甲戌受常然御經筵○乙亥輪對經筵上謂都承旨
安崇善等曰予欲每月擇日謁見原廟又當俗節一日之內難以並祭
若親祭山陵則擇日謁見於原廟若親祭原廟則於山陵亦如是何如
且當春秋講武時遣大臣告宗廟若一二日行幸則不告而行有違出
告反面之義凡大小行幸必親告于原廟何如崇善對曰上教甚當
然更令集賢殿稽古制施行從之○傳旨平安道都安撫使崔閔德曰
前所啓條件令政府六曹三軍都鎮撫等議之並從眾議已教下今去
同封事目審視商確更啓一賊人追逐沿邊無限雜木非惟斬伐爲難
修土亦難議者曰敵人出來要路或十五里或二十里許伐木通路所
伐之木行草枯焚之則木燒路開我可以追逐敵亦疑之而不敢近予
亦以爲古人築萬里長城以防胡賊猶爲不難况彼人出來要害樹木

多何難伐之若待草枯并草焚之何難修去其用民力不至於築長
城之比熟議更啓一松邊田土小處居民移于深谷田土多處予意以
爲所耕田小者及全賴越江之田者與貂皮人參與販者則移置可矣
其廣占土地安業者並皆勒令遷徙於義未安所耕田土多少分揀啓
達○丙子使臣李祥歸自父家將詣闕上違和令都承旨安崇善止
之祥已入光化門矣崇善曰近日殿下違和令聞大人之來未安於
心請大人姑待後日答曰殿下既除臣父與弟之職又多賜米豆欲
謝息而來行四拜而還○命宦官金淳分贈橘柚于使臣○鶻鷗鳴于
弘禮門西十字閣行解怪祭○丁丑吏曹啓本曹職掌銓選宜當預知
人物賢否第以奔競有禁無由相接何以知其才行乎乞自今除堂上
官臺諫外新除東班三品以下並令堂察本曹上令詳定所議之議
曰人之厚貌深情雖相從有素尚不能知况堂察兩拜不交一言何以
得察底蘊請每除授後堂察者日不過十人因問來歷接其辭氣可略
知其爲人矣上從之○教旨蓋聞酒醴之設非以崇飲所以奉神明
享賓客養高年者也是以因祭而飲以獻酬爲節因射而飲以揖讓爲
禮鄉射之禮所以教親睦也養老之禮所以尚齒德也然猶曰賓主百

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則先王所以制酒禮而備酒禍者至矣盡矣降及後世俗習不古惟荒腆是務故禁酒之法雖嚴而終不能救其禍可勝歎哉夫酒之為禍甚大豈特糜穀費財而已哉內心志外喪威儀或廢父母之養或亂男女之別大則喪國敗家小則伐性喪生其所以瀆亂綱常敗毀風俗者難以枚舉姑指其二二可戒可法者言之商辛周厲以此而亡其國東晉之俗以此而亡人之國鄭大夫伯有窟室夜飲卒為子皙所焚前漢校尉陳遵每大飲賓輒關門投轄使于凶奴醉而遇害後漢司隸校尉丁冲數過諸將飲酒爛腸而死晉尚書右僕射周顛能飲酒一石偶有舊對來欣然共飲大醉及醒使視客已腐贊而死後魏夏侯史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不離於口弟妹不免飢寒於是昏酣而死此誠可戒者也周武王作酒誥之書以訓商民衛武公作賓筵之詩以自警責晉元帝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為言帝命引觴覆之遂絕元太宗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楚材乃持酒槽金口進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帝悟因勅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晉陶侃每飲酒有定限或勸少進侃悽愴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庾衮父在常戒衮以酒後每醉輒自

賁曰予廢先人之訓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二十此誠可法者也且以我國之事言之昔新羅之敗於鮑石亭百濟之滅於落花巖靡不由此而高麗之季上下相師沉湎自恣竟底於亡此亦殷鑑之不遠也可不戒哉惟我 太祖肇造丕基 太宗繼述修明政教垂憲萬世群飲之禁著在令甲以革舊染之俗以致維新之化予以否德叨承丕緒夙夜祇懼以圖治安鑑往昔之覆轍遵祖宗之成憲示之以禮糾之以法予之用心非不至也而惟爾臣民以酒失德者比比有之是前朝衰微之風猶未殄絕予甚憫焉嗚呼酒之釀禍若是之慘而尚不覺悟亦何心哉縱不能以國家爲念獨不顧一身之性命乎朝臣有識者尚且如此閭巷小民何所不至獄訟之興多出於此始之不謹則末流之弊誠可畏也此予之所以考古證今反覆告戒者也咨爾中外大小臣民其體予至懷視前人之得失爲今日之勸戒毋好飲以廢事勿過飲以成疾各敬爾儀式遵無彛之訓剛制于酒庶臻於變之風惟爾禮曹體此至意曉諭中外藝文應教柳義孫之辭也遂命鑄字所模印頒于中外○賜祭于副元尹頌其文曰稟命自天脩短固關於理數恤典在我哀榮當極於故常惟爾風彩魁梧志慮真率樞衣函文之内存心時習

之方眷于親親俾陞元尹之列訓以長長庸補維城之基何期妙齡遽
為異物實予之心是悼將薄奠以俾陳於戲有天屬之親情既敦於始
終以人君之義恩豈殊於幽明○幼學朴宗直上言曰今慶尚全羅兩
道早旱晚水禾穀或槁或朽其餘六道或稔或損而今歲之內將或絕
糧是成可慮伏望京外賑貸及宿債待明年歲熟然後徵之黃海全羅
兩道船稅石首魚白蝦醢等物各船主給價司宰監奴而納之皆自私
用以其他下品之物納之茲惡無甚乞令各官收納監封使邑吏船主
一同親自上納則姦民不得用其謀矣各處津尺官船外別有私船多
收其價乞自今一禁私船京市署雖烙印斗升然不用槩木以手量之
輕重在心乞令京署斗量平木烙印頒給且物價輕重市人擅自推移
甚不可也乞豐歉之年春夏秋冬市價輕重京市署酌定成法命禮曹
與議政府同議以啟○戊寅咸吉道都節制使據寧北鎮呈移牒兵曹
上命都承旨安崇善議于政府六曹其一曰寧北鎮正軍守城軍諸邑
差備人戶並除雜事令捕海青其二軍官防禦有功仕多者每百戶管
領軍三人依船軍例寅申巳亥各品遷轉及加設土官錄用其三寧北
鎮彼人數來供億之煩倍於他道以慶源鏡城散住各司奴婢前定七

十口倍加定給其四因彼人供給鏡城魚糶之稅全收寧北鎮食鹽並不舉論亦依魚糶之稅以納其五節制使及從人馬匹糧餉依下道營門例以義倉之數供給除衙祿屬軍資其六自鎮黃節伐洞口至路西割屬鏡城路東割屬慶源非徒地窄新設烟臺千二十四戶及官奴婢之徒寄食無地除割屬折給上項之人其七他道軍籍付人物來居本君則依平安道寧邊例除還本皆屬本鎮黃喜等皆曰此數條非都節制使直啓之事宜令監司都節制使更加商確以啓又議曰世子將宴使臣適值感冒未得行禮何如僉曰本國因勅書不能行法外之事如此宴禮毋失前例宜當厚慰且世子慰宴禮之大節不可停也宜於冬至後擇日設宴上皆從之○咸古道監司趙末生馳報兀狄哈入侵幹木河殺權豆父子管下人見殺者亦多唯九察大伊等幸免見本國人哀言曰勢難居此願徙慶源附近時反等處又欽差裴俊曾到幹木河遭亂率頭目百餘人潛到寧北鎮即召領議政黃喜左議政孟思誠右議政致仕權軫判書許稠判中樞院事河敬復戶曹判書安純禮曹判書申商工曹判書趙啓生刑曹判書鄭欽之兵曹判書崔士康等議之其一曰予惟歷代帝王處戎狄於塞內以爲藩屏者間或有之我

太宗嘗曰斡木河我國之藩籬也允察大伊之請將何以應之歟其許接與否地之遠近共議以啓趙啓生鄭欽之崔士康曰未見其誠僞不可輕許更待懇請孟思誠權軫許稠安純河敬復曰姑令邊將荅曰不可以傳聞之說達於國家徐觀誠僞申商曰敗亡之言亦未可信徐觀事變然後更議黃喜曰親近戎狄自貽禍亂古人深戒雖或誠心懇請終不可許其二曰從彼人於安邊等處深遠之地因以爲民何如僉曰彼人等受職中朝義不可許且其心陰譎不正必不欲與我國之民混處矣其三曰今聞聲息乃傳聞之說情僞難知遣人探候若何鄭欽之崔士康曰更待事變當遣人審之黃喜趙啓生曰即令使人審候可也孟思誠權軫許稠河敬復安純申商曰雖不送人彼若送人懇乞則可知其實且彼不送人而我先送人尤爲不可其四曰欽差裴俊雖不關本國不救王臣之患先括所戒也今後遭狄人之亂身疲勢窮逃來我境義不可不慰何以爲之僉曰遣使厚慰倘欲經由平安直路回還則許之而給與衣糧護送幸甚其五曰裴俊等經由本國入歸則具其事因移咨遼東可乎僉曰可其六曰相見勢難之由使人開說於裴俊何如僉曰可其七曰平安道都安撫使崔閔德令崔致雲來啓曰欲親帥

士卒巡行沿邊各官耀兵示威然予心以爲凡兵事深藏固守使敵莫
知端倪乃上策也又初與彼人約曰誠心投降則待之如舊今反動兵
示威則無乃違前約乎抑禦寇之目無窮而示威之行有時乎息則賊
心必曰防禦怠矣不測之變將自此而生矣熟議便否僉曰上教至
當於是野人徙居之議寤遣大護軍金乙亥慰俊仍贈衣一襲并給頭
目衣○已卯濟州安撫使金祖進箋謝賜表裡宣醞○傳旨平安道都
安撫使崔閏德曰今使致雲來啓欲親領軍卒巡行邊郡耀兵示威
予以爲其處防禦不可每年巡行若今年如此明年不如比則彼人將
謂曰大將無巡行從此生憂矣况既與彼人約曰誠心來降則待之如
初今若動兵巡行則彼必生疑似違於約矣大抵兵貴秘密使敵莫知
端倪須知此意得中布置○十一月宣慰使承旨安崇善啓曰國庫布
貨殆盡姑停金銀貿易以待布貨周足何如上令崇善議于議政府
六曹曰國家布貨之數不多宜停金銀貿易然更思之若白銀多在民間
則恐有愚民潛賣於使臣館以干邦憲且白銀之在本國者殆盡予聞
全羅所儲義倉之積甚多給此貿易何如昔許稠啓曰國家多有金
銀則侈心生此言善矣然當時所儲非不多也予於器皿皆用磁漆侈

心之生不生何關於金銀之多不多也哉其買賣便否擬議以啓孟思
識趙啓生鄭欽之崔士康曰使臣館貿易則禁防至嚴中朝往來則搜
檢至精非如昔時貿易之例今年不稔民生甚艱散救荒之重物以買
不急之寶臣等以謂不可只買金姑停買銀黃喜許稠議曰金銀之買
一皆停寢又議曰今王人裴俊爲野人所逼來到寧北鎮當此時開說
事變於昌盛乎更待聲息開說乎崔士康曰今報俊以伺候事變還入
幹木河待俊回來開說未晚黃喜孟思誠趙啓生曰往來行言言於使
臣似急一依崔士康之議可也許稠鄭欽之曰王人到境上不言於使
臣似違於理以大槩聲息言之可也又議曰予患泄瀉隔二日又發風
氣風氣則已差泄瀉尚未平愈若又坐寒地恐復發焉故冬至之日予
欲往太平館行禮親說未寧之意令世子代宴僉曰往館行禮以世子
代宴則使臣不知其實以謂慢易宜令世子代宴使都承旨往說上
體未寧之故且上體違和則何必行向闕禮乎崇善回啓上曰宜
從僉議但向闕禮重事予當力疾行之矣○辛巳上率王世子及文
武群臣行冬至望闕禮停本朝賀禮○命都承旨安崇善同知中樞院
事元閔生往太平館開說違和未能宴慰之意○三使臣各進段子二

仁○王世子至館行禮三使各進段子二匹○命安崇善元閔生分
贈三使臣麻布各二十匹○王世子代宴將宴各贈麻布十六匹于三
使臣○壬午昌盛遣醫士頭目毛琰問安 上引見命上護軍金澤饋

送飲訖命左副承旨鄭奉判典醫監事盧重禮質問上體病證仍給麻
布四匹盛又遣通事閔光美進藥餌○甲申先是宗金子家茂遣人獻
土宜禮曹啓非素所通信之人不當受令詳定所議之詳定所啓日本
諸島散居無所統屬本朝羈縻撫綏來者不拒如婦女融仙與賊中萬
戶進上之物亦且納之况宗金輸款有舊今朝于上國其子家茂使人
來獻方物於禮亦不大戾恐不可絕宜依前撫納從之○刑曹啓竊盜
禁制之方與政府諸曹同議參判皇甫仁等議大抵盜賊雖出於貧窮
然皆頹惡懶惰之徒其贓證明白者雖不服招一依唐律科斷如此數
年以觀其勢古有惡盜賊之繁盜一瓜者皆殺而還有劫執事者嚴刑
重法以弭盜於治道未便不必別立條章領議政黃喜等議曰大抵盜
賊皆懶慢無賴不事生業不費尺寸之財坐而得羨衣羨食以此爲利
雖被捕獲官司推問之際拷訊不得過本犯答杖之數故忍訊杖一二
次而不服官司不得已放出所盜之財皆爲已用故近日竊盜似若多

於前日如此不已雖日設禁防終無益也莫若依唐律疏議賊證明白者雖不承輒行科斷使之利小而害多則庶弭竊盜矣今通計赦前三犯者并逐畿外然各驛迤送之際無知驛吏不謹押直以致逃走雖至配所亦不過一二日輒復逃走故名雖默送實則無益近年詳觀盜賊之勢犯罪決放後還竊盜者不過數十人此輩若復再犯則并其妻子專人押送置于海島若慈息巖泰珍島等處守令無時擲簡嚴加考察不得出入遷之海島雖若大重然與其縱使三犯以被誅戮孰若遷之樂土耕田納稅自食其力以終天年乎雖曰還復逃出租院事元閔生回陸路之比妻子為累未易逃且人易得而追捕也從喜等議○乙酉倭宗茂直遣人獻土宜○命都承旨安崇善同知中樞院事元閔生回贈昌盛麻布九十五匹石燈盞三事彩花席六張茶參三十斤張奉麻布六十匹石燈盞三事茶參三十斤彩花席六張李祥麻布三十五匹石燈盞三事茶參三十斤彩花席六張東宮命左輔德崔萬理回贈昌盛麻布七十五匹張奉李祥各三十匹四大君回贈昌盛麻布六十匹○咸吉道都節制使馳報斡木河野人其魁已滅其黨無所依移接之際恐有作耗已令寧北慶源整軍馬嚴兵器以應事變○丙戌使臣張奉

欲先歸鳳山詣闕辭 上不豫出迎于思政殿門內引入殿內使臣請曰
上向南小人坐於南 上固辭曰君既爲欽差不當如是奉更請曰夫
有國則有君臣之分子雖欽差本是國民安敢與 殿下對坐乎 上
固辭奉曰 殿下向南小人坐東 上從之行茶禮訖欲辭出時奉請
曰 上在坐予行辭禮 上不從強請 上權從之奉行稽首四拜曰
請 殿下憐我父母一族 上曰予當矜恤奉辭出 上送于思政殿
門外○遣日城君鄭孝全宣慰張奉于留後司中樞院副使王麟宣慰
于鳳山兵曹右叅判皇甫仁爲伴送使○命兵曹還給李澄玉韓瑞龍
裴惠等職牒○遣兵曹佐郎禹孝剛于咸吉道其事目曰野人移徙恐
有作耗整齊軍馬待變可矣昔在庚寅雖作賊移去其後回心乞地歸
順國家許之今不必更言其時之事而討罪也近者射殺朴天奇從人
事情雖惡悔過謝罪國家亦許之矣未可更論其罪今乘人之危興師
得勝亦不足爲武利人之災加兵攻取似乎殘忍且妄動取敗不可不
慮不爲熟計輕易獻策無乃未可乎若彼人入寇則不得已應變追捕
彼人或移或住無意作賊則慎勿先意致討待之以厚使之安業可也
亦須使人問慰○使臣張奉發程命東宮代餞于慕華館○司憲執

義成念祖辭職曰臣父臣揜病勢日篤乞免職事全心奉藥命下吏曹
○戊子 上引見諸承旨視事○還給李思文職牒○黃海道監司啓
朝廷使臣絡繹往來每過州縣站路支待軍民少不下數百人皆不識
漢語必待京通事與平安道譯學生傳譯然後乃知使臣志趣不無遲
滯過舉之弊其間頭目或不待通事先入站舍語言雖多無有應對則
或鞭韃吏民或陵辱執事者以一道人民未達語音之故雖謹禮厚接
反興憤怒誠可歎恨乞依平壤譯學院擇道内生徒年少曉文理者三
十黃州鳳山中置譯學院一所差定訓導每當式年試其能通者移文
禮曹考試叙用雖未特達粗曉漢音者使臣迎接時分送各站庶爲便
益從之○己丑使臣王欽王武先到大平館見昌李遂館于興天命東
宮代設慰宴○遣叅贊成抑賀 聖節 上以違和未得拜表百官拜
表如儀就差通事辛効敦管押被擄逃來盧來守解送遼東都司○庚
寅 王世子率百官代行千秋賀禮以 上未寧也○召領議政黃喜
左議政孟思誠判書許稠申商趙啓生大提學鄭招中樞院事尹淮議
事一使臣昌盛請榜紙聽從乎否黃喜等曰勅諭諄切雖微細之物不
可從一麟山義州居民並皆入保憚於移徙潛續逃散入保乎否黃喜

等議賊穴稍遠除入保爲便一平安道沿邊各官居民因禁越江之耕
生業甚艱潛隱逃散者比比有之其利害熟議黃喜等曰賊變難測禁
其越耕爲便獨鄭招曰令其道訪問利害施行爲便上即令館伴告
使臣曰前請榜紙甚爲微物然凡所需求勿聽有聖旨因此未得聽
從傳旨平安道都安撫使都觀察使曰沿邊居民因越耕之禁恐有潛
隱逃散者當賊變不息之前固當堅禁然賊穴遙遠可耕處許令耕種
何如利害便否同議以啓又傳旨都安撫使曰予聞義州麟山居民憚
於入保潛贖逃散議于政府六曹皆曰可除入保商確便否以啓○辛
卯命左承旨金宗瑞各贈衣一襲靴套毛冠等物于使臣王欽王武○
召黃喜孟思誠權軫等議曰前此使臣之請無不聽從自降勅書以後
畏聖旨容或有不聽之事使臣心懷不平曩者金滿不遂所求憤怒
不已滿進羽二枚予因回奉優給細布二匹滿喜之其後又進羽二枚
予不回奉滿怒形於色去年贈昌盛石燈盞三事盛喜之今贈體大石
燈盞三事一事微有瑕盛怒曰是乃僧寺棄物以此觀之今年賜一物
明年遂以爲常例雖贈之不喜其流之弊不可復塞今盛以段子二匹
授迎接都監每匹准人參五十斤督令賣來處之何如僉曰旣出價而

求之在我不可不從每一匹各給三十斤爲便一昌盛去年贈藥予乃回
奉今也聞予未寧贈藥六服人參與麻布何者可乎僉曰人參雖贈之盛
必不喜因回奉優給細布六匹以悅其心爲便一盛請榜紙三十卷子
不從之今日承旨問安時盛怒曰紙非寶物何吝也必不啓 殿下若
啓必許之矣處之何如思誠權軫曰賓主之間不可見其怒而怒然也
且紙微細之物宜給二十卷况我國事大之誠必因此革而達于 帝
乎黃喜曰不可一從以開其端一昌盛請東八站驚虎大火砲二十柄
小火砲三十柄處之何如僉曰火砲備患之物固非財物之比宜減數
給大火砲五柄小火砲十五柄爲便○壬辰以許稠判中樞院事申槩
吏曹判書沈道源漢城府尹姜籌中樞院副使○命內史崔濕將執饌
婢子寶金等二十名及海青五連授于使臣○兵曹與政府諸曹同議
啓忠扈衛諸負加設二百通前數爲四百分爲二番從之○上引見安
崇善曰許稠曾請毋著唐體高頂笠從俗著高頂笠然高頂笠 高皇
帝之笠謂之洪武笠 高皇帝子孫不用其笠而今改之本國敢循舊
笠而不改可乎稠言不可取也○上令詳定所詳定東宮侍從人內佩
劍人數以啓僉曰東宮侍衛十六人內爲半佩劍爲半帶弓箭與使

臣相會四品以上佩劍在座後餘人在其後盪外從之○癸巳 上率
王世子及文武群臣幸大平館饒昌李兩使臣宴將罷昌盛曰我來使
本國數矣無可言之事又曰中朝翰林院即本國承政院皆是儒林所
會之司也大抵儒生皆酸天下一般遂書翰林別曲而歸○兵曹啓前
此試槍之法立三莠入武科試則一中者給三分都試則准二百四十步
一中者給七分今撰贈典都試給分與武舉無異故射槍分數多寡不
難於和會等第槍甲士請依六典試取而各別第等從之○甲午使臣
李祥詣闕辭上出迎于思政殿門內引入思政殿東西相向坐行茶
禮送于思政殿門內○遣吳陞于留後司安純于平壤宣慰使臣○乙
未 上未寧令世子率百官饒使臣于慕華館○差中樞院副使李孟
珍同使臣將進獻海青五連執饌婢子寶金等二十名如京師○命都
承旨安崇善送使臣于碧蹄○使臣王欽王武移入大平館○遣姜壽
宴慰使臣于安州○丙申咸吉道都觀察使趙末生以病上書乞免不
允○使臣王欽王武等詣闕 上出迎于勤政門外引入勤政殿行茶
禮訖辭出 上送至勤政門內命安崇善元閔生等送至于大平館○
遣宜山君南暉宣慰使臣于黃州○傳旨刑曹頃者慶源築城赴役逃

亡人內徙流者寧北鎮定屬○丁酉遣韓確宣慰使臣于義州○戊戌
召黃喜孟思誠權軫河敬復沈道源等議事曰守成之君大抵不好遊
畋聲色則必好大喜功自古及今繼體之主所當戒也予承 祖宗之
業撫盈成之運常以此爲念往者婆猪之役大臣將相皆曰不可此乃
萬世不易之正論予乃命征而成功此特其幸耳不足尚也今童猛哥
帖木兒父子俱亡九察率其衆欲來居境內議諸大臣僉曰不可輕許
其論至矣然每思之斡木河本是我國境內儻或九察等移居他處又
有強敵來居斡木河非但失我國之境又生一強敵也予欲乘其虛移
寧北鎮於斡木河移慶源府於蘇多老以復舊疆以繼 祖宗之志何
如且 太祖置慶源於孔州 太宗置慶源於蘇多老其後韓興富戰
死郭承祐中箭而敗 太宗猶不忍棄之設木柵于富居站屯兵守之
是 祖宗以斡木河爲界之心未嘗忘于懷也予欲移排者非好大喜
功如 祖宗設藩籬爲子孫者從而補之耳始置兩鎮開拓舊境是
祖宗已成之規夫豈予之功哉予意以爲童猛哥帖木兒父子一時而
亡若天亡之也今其時如此其可失之乎况豆滿江迴抱我疆而天作
之險乎甚合古人大江爲池之意予意已定卿等熟議以啓沈道源河

敬復等曰時不可失遣朝臣于其道與都節制使成達生審知幹木河
形勢同議啓達然後臣等更議依 上教施行權軫黃喜等曰強寇來
居更生一敵之語 上教至當臣等亦謂乘虛置鎮惟其時矣然置兩
鎮則一鎮之內人戶不下一千然後乃可當也人戶出處甚難且此事
艱大未易輕議待禹孝剛之來審問形勢然後更詳熟議 上曰人戶
以下三道鄉吏驛子公私賤勿論如有自募者放役入居或除土官職
以充軍額何如黃喜等曰咸吉道咸興以北人民爲先抄出入居不足
則以附近他道人民抄出入居爲便孟思誠曰詩云昔召公日鬪國百里
此乃傷今思古惜激而言也惟我璿源世居孔州今也鞠爲茂草爲野
人所據何歟昔慶源之敗以興富之非其人故也若有將略者居之何
敗之有今其時如此正是鬪國之秋也○興天寺住持中演當使臣昌
盛供佛之時潛持石燈盞二枚贈頭目以買氈衫有司請置重典命贖
杖一百收其職牒○庚子召黃喜孟思誠權軫議寧北慶源兩鎮移排
條件令知中樞尹淮製教旨下兵曹曰自古帝王莫不重興王之地以
爲根本考諸史冊班班可見且我國家北界豆滿江天造地設雄藩衛
而限封域 太祖始置慶源府于孔州 太宗移府治于蘇多老皆所

以重肇基之地也。歲至庚寅，寇盜草竊，守臣失禦，退寓于富居站。因循至今，未返舊城。然太宗嘗有命，若胡人來居，則便行，毋逐，勿使爲賊窟穴。今夫蘇多老、孔州、鞠爲茂草，胡騎踐蹂，恣爲遊獵之場。予每念此，痛切于懷。且斡木河直豆滿江之南，在吾境內，土地沃饒，宜於耕牧。正當要衝，合設巨鎮，以壯北門。太祖之世，以猛哥帖木兒効順來歸，請爲藩籬。太祖軫守在四夷之慮，姑庸許之。茲者自底滅亡，藩籬一空，事會之來，機不可失。伊欲紹述先志，復還慶源府于蘇多老，移寧北鎮于斡木河，募民以實之，謹守祖宗天險之封疆，以寬邊民迭守之勞苦，非好大喜功，開斥境土之比。爾兵曹宜體此前意，所有合行條件，續議以聞。○兵曹啓：今設慶源寧北鎮，姑築壁城，設置土官，刷移本道民一千一百戶于寧北鎮，一千一百戶于慶源府使之。且耕且戍，輕徭薄賦，以厚其生。待其阜盛，漸除南道赴防之軍，以革積年之弊。如本道可徙民戶未滿二千二百戶，則忠清江原慶尚全羅等道自募入居者，良民則賞以本處土官職，鄉驛吏則永免其役。賤口則永放爲良，其兩鎮奴婢并元屬各給一百戶，以道內住公處奴婢充給。若公賤不足以私賤充之，仍以下道公賤充給。本主富居站石城石幕木柵量定軍人，令土官千戶率領分戍從之。○

辛丑命戶曹參議朴坤往祭于權豆父子仍賻紙二百卷○兵曹啓自設火砲焰燄之士掘取殆盡將來可慮故已禁焰燄燔造青珠水精然京外工商務要取利不畏禁令私煮焰燄暗中燔造隱密買賣其弊如前姦惡莫甚今後焰燄燔造雜珠除國用外嚴加痛禁以斷私用焰燄之弊從之○壬寅受常參視事○傳旨戶曹忠清道牙山住學生李守仁守義等以 太祖太宗有服之親沉滯鄉曲窮困資生誠爲可恤給空閑土田五六結蠲減租稅以厚其生○刑曹啓廣州囚強盜新白丁申權巨作只律該斬從之○對馬州太守宗貞盛遣人來獻土宜仍請還加袂波弓及都時羅等令禮曹答曰加袂波弓等初不付籍都時羅自願仍居並不從請○癸卯幸太平館宴使臣○吏曹啓濟生院治療瘰生徒除講醫書擇其所業精熟療病最多者一人隨品叙用從之○甲辰受常參○大護軍金乙亥回自咸吉道復命御思政殿引見○寧北鎮節制使李澄玉辭引見賜弓矢毛衣毛冠等物○下別侍衛李振文妻於里加及奸夫李義山等於義禁府於里加即兵曹參判李春生之女也○司憲府啓常參序立之後無東西班禮度監今後副司直兼監察序立於西班從之○傳旨戶曹咸吉道防禦最緊今又加設營鎗

財用不可不備其以江原道神稅布及該納兩倉米豆嶺東各官則漕轉嶺西各官則陸轉並於慶源寧北無弊轉輸○乙巳御思政殿宴知敦寧韓隆田世子待宴宗親及判敦寧韓昌壽等亦待宴○差司譯院判官金仲渚護送欽差指揮裴俊等移咨遼東曰議政府狀啓咸吉道觀察使呈該近有斡木河地面公斡出來欽差遼東都指揮裴俊帶領軍馬一百五十二員名日期不等俱於宣德八年十月到來本鎮除已禮待外今將本官手本一道原封不動隨呈前去得此俱啓今准本官手本該奉勅將領軍官一百六十員名往斡木河等處招取楊木荅兀下漫散人口欽遵開支五月行糧及馬匹軍器等件於本年六月十九日開元出口八月二十七日到彼下營閏八月十四日爲見草枯馬瘦衆議移營於人家附近田地處所駐劄養馬十五日卯時分載賞賜衣服等件到於中途忽被楊木荅兀同古州野人阿荅兀等約有三百餘人馬前來搶殺當與對敵聞都指揮允察指揮阿谷等八名協同對敵殺死野人阿荅兀等二名陣亡旗軍七名被傷都指揮允察指揮阿谷官軍四名將馱載賞賜等件馬二十八匹搶去都督猛哥帖木兒等收拾人馬仍與當職官軍追至河北對敵野人說稱候指揮劉指揮比

先殺了我每的爺娘如今來報讎務要殺了招諭官軍當又殺死野人一名追趕至大山下楊木荅兀棄馬上陡峻山崖得獲馬四匹首級一顆凡察等八名被傷天曉領軍回還惟恐野人復來搶殺當職將領官軍到於朝鮮國路口下營差百戶赫連等走報十七日仍復到彼催督人口置脩毛皮衣服糧米等件回還間九月初三日有毛憐衛指揮阿兒替報說塔秃罕領下有野人三百餘名在彼下營等候招諭官軍回還截搶據報當職同凡察阿谷等三百負名前去哨探果有野人候以回還去訖仍回到彼催取人口百戶郎捨兒荅等家同指揮阿谷等於十月十九日卯時分起程間有楊木荅兀糾合各處野人約有八百餘名入馬各被明甲到來猛哥帖木兒凡察阿古歹都等家并當職營寨圍繞房屋放火燒毀困至申時見得阿谷大門燒毀及攻開牆垣賊人入內將猛哥帖木兒阿谷等男子俱被死殺婦女盡行搶去酉時分本職將領官軍奮力殺出舍人王贊等殺死本職同高忽沙忽等被傷衣服羅鍋未糧俱被搶去今照官軍節次被搶衣服糧米馬料羅鍋等件無從措辦難從原路回還除將領官軍寅夜前來寧北鎮駐劄聽候外手本施行得此除差陪臣上護軍金乙亥前往迎慰本官仍給衣廩其

餘官軍一百五十二員名應付分例又差陪臣司譯院判官金仲渚護送馳驛所有官軍招諭到被擄男婦三百五十四名口逃來本國人王兒漢等二名交付官軍順帶並給口糧脚力被擄人內無衣受凍者令給綿衣官軍帶來馬匹及被擄軍人已梃頭畜應付草料前赴都司○上聞崔真等欲拚李滿住等之罪命安崇善條列作謀之狀言於崔真一兀狄哈金卜同哈通書於其子古乙都哈曰去年冬偕張大人赴京時到婆楮江適見忽刺溫搶去朝鮮人物吾與張大人奪取留置建州衛此賊乃加乙仇大加乙乃兄弟及哈刺末乙巾等誘引忽刺溫入寇也以此觀之卜同哈與賊一體且目見之事也若未知情實則何緣而如此通書乎其同謀作賊也無疑矣一被擄婆楮江住林哈刺親妹斜吾姐供說哈刺請忽刺溫作賊之由不記日月去年冬哈刺出獵撞見忽刺溫兀狄哈之類構黨作賊童阿車妻姐姐供說林哈刺稱云逃奴本國人金小八容留不還因此含憤請忽刺溫作賊自作賊以柔李滿住議欲緝縛哈刺送于朝鮮非徒此二人也被擄人人所說皆同明白無疑彼人等至今諱之不直甚矣一猛哥帖木兒與上護軍池舍言曰林哈刺末乙巾等誘引忽刺溫作賊又今撤滿答失里傳言曰忽刺溫等入寇

閻廷專聽哈刺指揮耳一徹滿答失里言哈刺潛師作賊而當初奏聞則以忽刺溫等類爲因朝鮮人偷其馬二十匹出來作賊前後之說各異此欲其司類人免罪也自初至今飾辭強辯不直之甚也一邊將報曰作賊人數四百餘騎李滿住馳書曰作賊人數一百五十騎撤滿谷失在禮部對金乙玄言曰忽刺溫一百名出來其餘皆婆猪江人也婆猪人等同謀作賊情見事白欲要免罪詐稱忽刺溫獨來上欺朝廷下瞞本國罪惡深重不可不懲欽依宣諭致討命注書姜孟卿將此事目往議三議政家黃喜議曰唯末條外他條皆論林哈刺獨知而他人不與焉殊失本意臣以謂婆猪江住人等入寇閻廷專指哈刺而已不與焉今猶強辯雖然被擄各人供說及童猛哥帖木兒撤滿答失里等書皆言林哈刺所致非徒不說李滿住同謀之事亦且堅諱此非他也若哈刺出則恐其同謀情迹易見矣如此說之何如至若金卜同哈之書則賊人一體人也的實無疑雖然賊人名字列錄過於明白右書姑除何如孟思誠曰此事目至極明白如此開說爲便但欽依致討一句似乎未然之事請以已然之事改之何如權軫曰事目允當然已曾奏聞何必更言乎若崔真更言則以此答說如不更言則不必言也孟卿回

啓 上曰知之○丙午受常祭御經筵○仁壽府尹柳愚訥上
書曰古樂之亡久矣秦漢以後其器與聲猶存而其道遂不行焉厥後
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逮至宋朝逮隆皇祐元豐之間三致意焉和胡
阮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及宋之末徽宗雖賜高麗燕享樂然當
世君臣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無復以鍾律爲意者也天運循環我
太祖龍興列聖相承功成治定理宜有作歲在丙戌 皇明賜樂 太宗
祇承然鍾磬未具軒架未備磬石所在旁求未得至于庚戌惟我殿
下上念先王有志而未就下採愚臣千慮之一得欲作朝會禮樂廣詢
博訪謀及大臣當是時也陳暘之論得行朱子之言未著 殿下以天
縱聖學獨斷群疑全用蔡氏律呂新書又慮十二宮紊亂失序一依儀
禮經傳通解詩歌敷演而改正之於是五聲二變十二律四清聲各得
其正乃命攸司鍾磬器服不計萬金之費數年之間一皆新之至于癸丑
年正朝賜宴群臣去女樂放鄭聲 天顏肅穆載欣載悅八音之諧
七聲之和干羽之舞宛然若虞庠之日然在庭之臣徒聞鐘鼓之聲不知
樂章十常八九臣恐庶尹之諧蓋未之全也臣竊惟 太祖之受寶籙
夢金尺 太宗之覲天庭受明命一國臣民所當誦詠頌禱沒世不忘

者也荷皇恩 殿下之受錫命也隆安 殿下陞殿時樂也休安 群臣獻
壽樂也尤不可不知也至於文明武烈之曲則 殿下贊頌 太祖太
宗文武功德之盛被之管絃貽厥孫謀傳之萬葉者也誠宜服膺勿失
也矧惟靖東方一曲我 太祖在潛邸義旗之迴實東方萬世之福允
今之人食於斯寢於斯伊誰之功歟雖愚夫愚婦亦當謂詠舞詠者也
傳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臣愚以謂世有先
後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聲氣之和雖未及於虞周贊美之義實無愧
於雅頌上項詩謂樂章群臣嘗然莫知豈君臣相悅之樂乎伏望 殿
下察臣愚衷憐臣至情特命攸司俾令大小臣僚會禮樂章靡所不知
誦其詩味其義當其侍宴之日克盡和樂恭敬之義則庶有補於風化
之萬一矣 上曰卿志善矣然今當事煩不宜施行○丁未受常參視事
御經筵○十二月庚戌朔命左承旨金宗瑞往迎孟崔兩使臣于洪濟
院○辛亥命王世子代宴崔孟兩使臣○以元閔生爲仁順府尹許誠
禮曹右叅判崔士儀刑曹左叅判南智右叅判奉礪同知敦寧府事金
裊高得宗全光義僉知中樞院事裴屯左司諫○賜金羅道監司及知
寶城郡事宋儲衣一襲以進白鷄子也○崔真到李洙之家命都承旨

安崇善往說野人飾辭條件真曰徒言難記請書小簡以給崇善回啓

上曰真說是矣以漢語反譯給之○癸丑命都承旨安崇善問安于使臣

孟曰願給進獻海青與狗崇善答曰狗則非勅書所載海青則捕在遐陬已差人往審時未來矣未知真海青與否且非大人爲求事也勢難從之

○知海豐郡事李好文知錦山郡事黃敬敦辭 上引見曰守令之職愛

民慎刑勸農桑而已○義禁府啓於里加以衣冠婦女者常服出入閭里

恣行淫奔李義山引誘通奸許波回以婢妾產隔墻戲狎累朔通奸如此

恣慢醜行之人若論以常人犯奸之律則戒後無由依律決杖後安置遐

方從之惟李義山只收贖牒遐方安置○刑曹啓廣州囚船軍李興故殺

人律該斬從之○崔真到李誅之家命安崇善賚酒饌往慰仍贈綵花席

石燈盞與回奉麻布四十匹仍示反譯事目○同憲府上疏曰天地萬物

之本男女人倫之始天地之氣正則萬物各得其生男女之道正然後人

倫明而禮義有所措風化有所行故妖淫之尤物有害於治道考諸歷代

以之而亡國敗家者多矣惟我 太宗殿下以神聖之資博通經史灼知

爲慘之機以是人是罪置之太辟窟穴淫邪見聞懲創中外臣民咸稱正

刑恭惟主上 殿下踐祚之後亦遵成憲近來甘同等二三恣女濁亂尤

甚 殺下以不忍之心特從輕典放逐于外苟全性命而乃不悛前行又與外民恣恣醜聲益喧是適足以如其意焉非所以懲惡戒後之道非惟恣女之不懲男夫之巨姦老俠將何以爲懼哉士大夫之家禮義所在男女生而有室有家自閨門之內以至父子君臣尊卑貴賤粲然不紊家齊國治而庶事咸熙故禮有女子不出中門本朝士族婦女出必蔽面乘輿古今之禁防至嚴非閭巷婦女之比也今於里加宰相之女朝士之妻而妖淫之行多端口不可道若從輕典例斷甘同其於先王之成憲豈非予猶又於吾東方惟新之道何如伏望 殿下稽歷代存亡之故體先王已成之憲將於里加與男夫之罪明置大懲以正彝倫不允○甲寅御經筵○司諫院上疏曰男女人道之所重禮法天下之大防男女之道正然後人倫明禮法之防嚴然後治道隆苟不以禮法防於男女之際其不爲禽獸也者幾希矣是以聖人重男女之分垂萬世之訓以謂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喪與祭不相授器其致意於男女之別者至矣惟我盛朝於士族婦女出入之際必蔽其面不乘平輿防禁甚嚴其內外尊卑之等粲然不紊者無他禮法爲之防也今淫女於里加以宰相之女朝士之妻不顧禮法取與李義山許波回互相通奸恣行無忌非惟臣等痛心

切齒凡所見聞莫不皆然望請必置極刑以正彝倫豈意 殿下特從
寬典杖流于外臣等不勝缺望反覆思之曩者甘同等二三淫婦以朝
士之妻洩亂尤甚而 殿下重置極刑只黜于外臣等謂今日於里加
之恣行亦必藉此而爲之也若於此文又從寬典則後日之淫婦將何
以防之乎若防之不嚴則其末流之弊亦將如之何伏望 殿下回不
忍之心從憲府之請將此妖淫男婦之輩明置大辟以嚴禁防垂戒後
來且文斯欲通於里加之弟鄭居孝之妻往來其家情跡已見於義禁
府按問之際臣等以謂文斯義山之族也而又同里閉居孝之妻於里
加之弟也而每相從遊則其黨淫之惡明矣非指奸之比也法當鞫治
以正其實置而不問只罪文斯居孝之妻不與焉此亦臣等所缺望者
也伏望 殿下將居孝之妻辭連各人一處鞫問情由併置於法以懲
黨淫不允○義禁府啓安置於里加於海珍李義山於機長許波回充車
於寧北鎮文斯放于東萊從之○禮曹啓今頒降戒酒教書令京外各
衙門成簇懸於廳堂壁上常存警戒從之○命都承旨安崇善回贈王
武王欽麻布六十匹茶麥四十斤仍言 殿下病猶未痊大人從近發
程明日 殿下乘輦來慰荅曰 殿下若須來慰則我等禮當先往雖

然殿下病若未痊不宜動勞我等亦不可詰闕令殿下起動崇善回
 啓命崇善還往語諸使臣曰賓旅既久而主不往見是豈禮也哉然諸
 大人憐恤寡人勿令動勞當令世子代行○乙卯命左承旨金宗瑞問
 安于使臣孟曰前請鷹犬須啓殿下給之雖吾進獻實是殿下之
 誠也宗瑞答曰無聖旨殿下必難聽從○王世子詣太平館代餞
 使臣王武王欽○京畿監司許誠清河縣監權自庸忠州判官李秀東
 辭上引見曰往就乃任恤民慎刑○遣上護軍鄭教進文魚五百首大
 口魚五百尾海青二連白鷄子一連仍奏曰宣德八年閏八月初十日
 欽差指揮僉事孟捏可來百戶崔真等官賫捧到勅諭節該諭忽刺溫
 地面野人頭目木荅兀毛憐衛都督僉事撒滿荅失里建州左衛都督
 猛哥帖木兒都指揮使九察建州衛都指揮僉事李滿住等令各將所
 搶去人口牛馬頭匹盡行給還欽此又於本年十一月初十日欽差百
 戶王欽舍人王武等到國說稱近奉勅諭取要野人攬掠本國未還人口十
 四名交付孟捏可來等官送回本國除欽遵前往忽刺溫地面有野人
 等稱無開到花名不肯發還前項事因欲與孟捏可來等說知為此前
 來道罷聽此臣欽惟皇上憐憫小邦橫見野人侵擾特留宸念節次

遣使往諭野人 天意丁寧臣不勝感激○丙辰命王世子餞使臣王
武王欽于幕華館○命左承旨金宗瑞慰送于碧蹄驛○遣鄭淵宣慰
使臣于平壤○傳旨禮曹各道凶歉民生可慮服樂外勿用酒○慶昌
府尹李尚興暴卒○坡城君尹愚卒○命戶曹給卒復興君趙胖妻葬
用石灰五十石○禮曹進會禮文武樂章 太祖文舞於皇 太祖聖
德在躬應天順人奄有大東武威旣戢文治以隆深仁厚澤垂裕無窮
武舞桓桓 聖祖受天之龍既走納氏亦捷雲峯義旗言旋取彼凶殘
武功者定東民以安 太宗文舞於昭 太宗繼序增功德由敬明治
以仁隆畏天事大終始一誠億萬斯年永底豐亨武舞 於赫 太宗
丕承武烈撥亂定社群情胥悅野人是懲島夷奔命四方無虞惟功之
盛○丁巳命都承旨安崇善問安于崔孟兩使臣仍贈回奉麻布十五
匹茶參二十斤于孟程可來麻布十匹茶參二十斤于崔真真屏人密
語曰吾有品好段子二十匹未得和賣意欲進上何如崇善答曰初至
已進且將未畢貿易之物進上何如真深愧曰但欲與君商議耳○賻
坡城君尹愚米豆共五十石紙一百五十卷正布三十匹特命官庇葬
事○司諫院上疏曰前日將於里加李義山許波回濁亂綱常之罪請

置大法以戒後來未蒙俞允不勝痛憤臣等竊謂男女之間人之大欲存焉苟不嚴禁防則妖淫之輩安所懲乎肆我太宗明燭是理必加大法其慮至矣以此防民猶有甘同今同延生童子之徒繼踵於後若於里加之罪又施寬典則後日接踵恣行者恐無紀極伏望 殿下仰遵 太宗之成憲俯從臣等之疏請明置大法以快臣等之望且義山波回俱是奸夫同一罪也波回則訊杖決杖邊遠充軍義山不受一杖只收職牒而以其父病乃命姑留臣等以謂後日如義山強暴者汚染風俗穢此而出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孟子以爲不孝今義山不肖之行發而國人皆云義山李漸之子也則戮辱其父莫此爲甚况義山恣意縱欲其於父病曾不致憂縱使在家何益於父伏望亟命黜外以戒亂常之輩不允○命檢判內侍府事金敬分贈茶果魚肉于使臣○謝恩使星原君李正寧等到遼東馳啓欽天監奏宣德八年閏八月初八日景星見於西北天門之上又有海外諸國來貢麒麟獅子玄虎福祿在京文武百官上表稱賀○戊午 上率王世子及文武百官幸大平館見兩使臣行茶禮後辭別遂宮命留王世子代設餞宴○以金宗瑞爲吏曹右叅判等點爲咸吉道都觀察使禹承範慶昌府尹黃致身

同副承旨○召黃喜孟思議司諫裴屯持平李蕪善命都承旨安崇善
傳教曰前月臺諫上疏曰於里加與李義山許波回恣行淫穢敗亂天
常宜置極刑以嚴禁防然考諸歷代宮壺之間尚有亂常者豈禁防之
法不嚴歟以本朝言之尹須李貴山之妻皆以淫穢事覺伏誅懲惡之
法非不嚴也甘同今同延生等相繼於後男女之欲豈徒以法令防之
乎且疏內有曰於里加以朝士之妻淫行多端口不可道宜加重刑以
正釋倫然武工樂工齋郎自隸之輩去官受職則予以朝士待之儻是
人之輩之妻如有淫奔者則亦以朝士之妻例斷乎且高麗之李憲司
以風聞糾理其間不無玉石俱焚之嘆自我太祖踐祚以來一禁風
聞以革其弊今者於里加情迹已著無所逃罪然獄詞所逮並皆鞫問
則豈無其弊乎予意以爲不若不論之為愈也喜等請鄭居孝之妻並
論如法上不從○令戶曹賜乳媪李氏米四十石豆二十石仍命歲
以為常○己未傳旨司憲府曰茶割柳青朱黃等色非是黃色今後勿
并禁之○庚申鎮安縣監吳敬民新寧縣監李自乾玄風縣監權九經
等辭上引見曰大臣薦汝等可治民事肆遣汝等體予至懷各勤乃
職今聞慶尚全羅兩道尤失農業予甚軫慮汝等亦當愛民慎刑勸課

農桑以厚其生○辛酉都承旨安崇善問安于使臣孟捏可來曰今來野人啓殿下給衣糧速還本土崇善荅曰野人等自今回心革面輸誠納款則殿下待之甚厚給衣與糧必矣何待大人之請也○使臣孟捏可來崔貞等還京命晉陽大君璲代設餞宴于慕華館百官咸詣慕華館祇送命領議政黃喜禮曹判書申商都承旨安崇善慰送于碧蹄驛○全羅道監司李叔敏進箋謝恩○判清州牧事河自宗卒有子五廣迥演潔溥○戶曹啓外方各官雖嘗禁酒時稱爲茶禮備設饌果實爲未便况平安黃海道今當失農使客煩多糜費之弊不可不慮本國大小使客勿設茶禮從之○咸吉道都體察使判院事河敬復參判沈道源等辭上引見賜毛衣耳掩仍授慶源寧北鎮移設事目以送其事目曰邑城遙隔人民聚居要害處木柵造築附近人民並皆入保以備不虞一各官人民內地數少人爲先抄出使之入居若田地數少人物不足或不實則以各官住壯實人戶爲先抄出事與都觀察使同議從宜布置一入居人民等私備穀食遠處賫去爲難欲令從其自願納于所居官以慶源鐘城所在雜穀充給其便否與都觀察使同議施行一都節制使置營龍城以吉州鏡城兩邑之地擇魚鹽所出之

地供給寧北鎮推移割屬而吉州則單牧官府官中設立便否與都
節制使監司同議布置一咸興以南全失農業咸興以北農事稍稔今
慶源寧北鎮入居人民等率皆抄於咸興以北其先後緩急與監司
都節制使同議施行○壬戌千秋使朴安臣傳寫賚來勅書二道先
使通事金玉振馳啓一曰得奏言已還所獲婆猪江人口牛馬銀帶
瓶盞家財等物具悉詰命勅諭及打圍馬匹既辨釋明白即已蓋王
敬天事大樂善之心出於至誠朕所素知非彼小人所能間也王其
體朕至意所進鷹犬皆至備見王之誠心但犬未及前所進者尤佳
有如前者更爲尋訪進來國中產人參亦可令人採取進來故勅其
一覽奏欲遣子弟詣北京國學或遼東鄉學讀書且見務善求道之
心朕甚嘉之但念山川脩遠氣候不同子弟之來或不能久安客外
或父子思憶之情兩不能已不若就本國中務學之便也今賜王五
經四書大全一部性理大全一部通鑑綱目二部以爲教子弟之用
王其體朕至懷召議政府六曹議曰今來勅書不允子弟入學之請
自今入學中國之望則已絕然漢音有關事大不可不慮予欲遣此
子弟于義州使之來往遼東傳習漢語何如僉曰遼東乃中國一方

語音不正臣等以爲前所選子弟使之仍仕司譯院常習漢音諸書
每於本國使臣赴京時並差人送如此循環不已則漢音自然通曉
又議曰今來勅書辭意款曲謝恩之禮在所當爲楨祥之物多見進
賀之禮亦不可廢謝恩進賀無差以送乎僉曰以謝恩爲主就差進
賀可也又議曰勅書所付狗子人參謝恩進賀一時進獻乎僉曰謝
恩進賀喜事也當速爲之狗子人參非必及時進獻也當徐徐揀擇隨後
進獻可也又議曰人參不下千斤以獻何如僉曰可也又議曰斡木河本
是我國境內而 祖宗世守之地曩者猛哥帖木兒請居其地以藩
我國近日猛哥父子因亂見滅今其地空曠恐爲賊人所取移寧北
鎮於其地說此辭於孟崔兩使臣何如黃喜孟思誠申商等議曰說
之可也安純皇甫仁等議曰此地無干於上國何必煩說以論於人
爲今急務當速移鎮堅壁固守可也又議曰江界江邊居民每當冬
節並令入保邑城道途之遠不無往來之勞又於秋收之前督令入
保刈獲之事亦未得爲年年若此民甚苦之予欲築城於滿浦口子
使民聞變即入以除其弊何如僉曰爲政當順民心築城便否使本
道察理使訪問然後乃可定也又議曰今來野人雖曰來附其心難

測予欲令禮曹言於野人曰國家聞汝等請兵忽刺温以復前怨然乎儻懷此心彼必落膽以破其謀此計何如僉曰可矣又教曰都督撒滿蒼失里指揮李滿住等使人來乞糧右人回心革面納款則我當施惠以悅之其賜給之數當如何前日議定十五石子更思之加以五石各賜二十石何如僉曰可矣上從之○禮曹啓以入學選揀子弟二十人並令仍會司譯院講習漢文漢語每於使臣赴京以從事官差送從之○傳旨兵曹進獻體大狗兒以兒馬易換○癸亥親傳望祭香祝○命都承旨安崇善往議政府議進鷹便否黃喜孟思誠議曰此鷹晚捕不可以進獻且已曾進獻之數非不敷也姑停進獻何如崇善回啓從之崇善啓曰臣心以爲今降勅內犬與人參進獻時并進恐無後恨上曰予更思之崇善曰請勿留置以速進獻○賜李撒滿蒼失里及李滿住米各二十石○甲子親祭文昭殿是日當祭雪下上命堂下樂使就南門內堂上樂入楹內○司憲執義李審持平李蕪善啓曰今日文昭殿行祭時樂聲方奏且值風雪交作贊唱之聲未得及聞文武臣脩或四拜或三拜臣等亦行三拜以糾察之身失禮而出仕未便上曰仍就乃職且失禮臣脩毋得糾理○乙丑御勤政殿受朝婆

猪江野人等亦參命饋之仍賜衣○命都承旨安崇善往議于議政府
其一曰令禮曹言於野人曰汝等將請兵於忽刺溫以報我國信乎彼
如曰無有則又詰之曰說之者非一夫豈不然而有言乎以此言於野
人何如其二曰李滿住等說送還被奪人口財物勅諭詰命然人物則
分置各官今已送還財物則軍中擾攘閒或燒火或投水豈可一一推
還賣到之物亦皆推刷送還無一物留在本國以此言於野人何如其
三曰李滿住公幹禁防事姑且勿說何如黃喜孟思誠等皆曰允當○
丙寅受常參視事 上曰本國沿邊人與野人潛通或相婚姻或相飲
食夫私交國之所禁也犯禁之民孰告於守令守令雖或知之猶恐禁
防之不能孰達於國家予竊思自今國家勿禁通好使民見然往來則
其往來之人可知其某某人也然則如有往來之人自謂國之知我而
於往來之際雖欲為汎濫之事畏國家覈問自不敢肆矣彼亦以為相
交而不敢肆侵掠之謀况今朝廷曾降勅書與野人相睦乎此計何如
申商對曰可矣○上曰崔真請賜野人衣糧必有異也安崇善對曰崔
真多受野人貂皮而來故也○上曰今年失農各官頗多將恐民飢以
致死亡賑濟之事不可忽也預令戶曹移文各道務其賑恤予將來

春差入審察虛實○上曰前日大臣議子弟勿遣遼東隨使臣赴京子
以爲然今更思之遣遼東何有不可戶曹判書安紳啓曰遼東外路也
且本朝之人寓於外館不得隨意入城與遼東人接語臣心以謂依前
議施行可也 上曰然則一從前議許稠啓曰請師中朝以訓子弟今
日之急務 上曰志則善矣請師似違於禮不可施行○御經筵○知
慈城郡事閔紹生全義縣監金彭老辭 上引見曰勸農桑慎刑罰○
進獻使許之惠回自京師○丁卯御經筵○咸吉道監司金宗瑞黃海
道監司金孟誠等辭 上引見賜宗瑞毛衣冠○金城縣監金鼎辭
上引見曰均賦役慎刑罰以厚民生○臨瀛大君璆改娶故奉禮崔承
寧之女○全州府尹李漸卒命致吊致賻義安大君和之子也○戊辰
知碧潼郡事文純咸平縣監鄭有臨辭 上引見曰恪勤乃職○己巳
視事 上曰今見婆猪江野人公幹辭甚不恭使之傳言曰自今勿復如
此如有欲言之事書之授我邊將轉聞於國咸吉道有一女背本國潛
歸他國有司請論斬 上曰罪當斬然此婦人也亦同男子而論決手
律文雖無男女之分從末減何如判書申商曰 上教予當 上曰以
垂戒後人論之則當從重典以婦人無知論之則別從輕典卿等其退更

議○御經筵○以高若海爲大司憲○吏曹與政府諸曹同議啓濟州
旌義大靜等官雖五考通代不得率妻子赴任其衙祿之數每年賜給
其家慶源鏡城甲山慈城間延巨濟等官自願率其妻子者聽其不願者
依上賜給其餘義州朔州理山昌城碧潼江界等官並令率妻赴任

從之○庚午御勤政殿受朝○婆猪江野人李滿住使送指揮王答兀

劉撒云等十四人來獻土宜○禮曹啓上護軍朴堧上言條件與詳定

所同議一樂必有彌曲必有名皆加美稱以章懿德今文昭殿新製

樂章其節奏則初獻用唐樂中腔令亞獻用鄉樂風入松調然樂彌曲

名未立有違考制願命徽稱以垂來世右條太祖初獻曰桓桓曲亞

獻曰維皇曲太宗初獻曰豐豐曲亞獻曰維天曲一祭享之禮齋宿

爲重今觀樂工致齋之法祭前二日會宿奉常前期一日俱詣祭所既

日齋戒宜禁出入致其專一願以朝夕口腹之故棄其齋所任意出入

來往私處犯濼多矣極爲未便此無他無供億故耳又於祭日享官執

事則皆臨時盥洗以致滄潔至於堂上堂下歌舞奏伎之工其數極多

而不設盥濯之所數百工人夜半而起全不盥頰穢汚褻慢不敬莫甚

自今工人致齋之日須令供給禁絕出入以嚴齋宿又於壇廟之外設

工人盥頰之具令衆工悉皆洗濯 原廟祭伶人亦不可無盥頰之具右
條工人供給依前例令禮賓寺掌之盥頰之具每祭所木槽各一木器
各五十造作入藏令典守者汲水供之一祭享朝會樂器服儀物國家
經費不少典守官吏不肯藏護則未久損毀不可不慮願自今令主掌
司不時檢察記其功過以憑褒貶右條依上言令曹典享司郎廳不時
往審 從之○兵曹啓凡選任人物東班則吏曹主之西班則兵曹主
之獨三軍鎮撫差任之時與都鎮撫同議有乖於設官分職之意且武
士進退各衛節制使私第者有禁令鎮撫須與都鎮撫同議差任則冒
進之輩伺隙私謂其漸可慮自今三軍鎮撫有闕則本曹選武士才兼
吏治者一陞三人受點差任 從之○刑曹啓善山囚竈匠大金謀殺
私奴伐介律該斬 從之○刑曹啓續典內留守官奴婢二百戶大都
護府牧官一百五十戶單府官一百戶知官五十戶縣令縣監三十戶
然不定幾口爲一戶宜依選上奴子例外方各官奴婢亦以三口爲一
戶 從之○咸吉道監司趙末生上言道內咸興府數百人狀告遠徙
于蘇多老斡木河衆人所悶乞以端川以北各官人物從其自願徙于
蘇多老斡木河北青以南各官人物徙于端川吉州鏡城慶源等官蘇

復民生臣竊惟蘇多老幹木河本是我國之境 太宗之時守臣失禦
居民南遷藩籬一缺遂為胡穴 聖心有憾復置慶源于富居站又設
一壘于高郎歧是示民復舊之漸也 聖神繼作紹述先志復舊境固
封域以重肇基之地期使東北之民永享太平之利命下之日一道臣
民之有識者疇不感服但懷土常物之大情重遷人心之所同而况遠
父母離兄弟遠徙千里死喪疾病之不相聞是民情之所深恨也大抵
遷徙若在五六日之程則父母兄弟可得相見死喪疾病可得相聞南
民之願欲以次移居者良以此也北道民心臣所未知人之言曰古慶
源居民因亂南遷者不忘前日之富足常欲還北其他吉州鏡城之富
饒安土者亦以程途之不遠不甚苦之間有無土田者夙聞所遷之地
閑曠沃饒必皆樂遷斯言或信矣然徙民實邊為政大體以次徙入似
乎煩碎恐是謬計然一道民情不可不聞伏惟 上鑑命兵曹曰以端
川以北居民入居數足與否及北道人民情願亦並訪問施行○辛未
千秋使工曹叅判朴安臣賫勅回自京師 上率王世子及文武群
臣幸慕華館迎勅如常儀○御思政殿慰宴朴安臣駙馬議政府六曹
判書以上府院君六承旨侍宴賜鞍馬于安臣○壬申御經筵○禮曹

進樂章 宗廟迎神文舞歌詞於皇 祖考丕顯文德昭格于天啓佑

罔極既載清酤祝祭于祊庶幾右之養我思成堂下武舞歌詞於皇

聖祖勇智天錫南征北伐莫不震驚夢協金尺慶膺寶籙神武寬仁應

運開國永寧殿迎神文舞歌詞於皇 神宇肅肅熒熒鐘鼓既成黍稷

惟馨即著即存陟降庭止庶右享之福祿寧止武舞歌詞於皇 烈祖

勇智天授肇基鴻休克昌厥後比于 太祖順天應人於萬斯年景命

惟新○癸酉兆陽鎮僉節制使金澤辭引見曰字民慎刑○幸西郊觀

放鷹○遣宦者召讓寧大君○甲戌遣宜山君南暉中樞院副使洪理

如京師謝賜書籍兼賀祥瑞 上率群臣拜表箋如儀謝恩表曰聖謨

諄切庸篤懷綏帝賚便蕃不勝欣戴佩銘曷已糜粉難酬伏念臣猥以

庸資幸際熙運願之涓埃之補徒勤回慕之情何圖使价之還乃沐皇

恩之渥詎頒經史式開子弟之昏蒙優錫絲綸洞照野人之誣罔謂有

敬天事大之誠懇申以務善求道之慶嘉豈臣蠢愚所敢期望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仁推一視度擴蕪容稽周雅之作人體虞書之柔遠遂

令弊服叨荷殊榮臣謹當蓋勵丹心倍殫素節之屏之翰永被聲教之

施曰壽曰康恤切久長之祝方物表曰天貺聿頒仍降褒嘉之命土宜

雖薄聊申喜謝之忱謹備黃細苧布二十四匹白細苧布二十四匹黑細麻布五十匹濶黑細麻布一十匹黃花席滿花席滿花方席雜彩花席之十五張雜色馬十六匹右件等物製造匪精名般甚夥異諒由中之懇俯容享上之儀 皇太后及中宮禮物白細苧布紅細苧布並一十匹黑細麻布三十匹 皇太子箋曰尊居貳極密禪睿謨息導九重覃霑海激撫躬知感舉國與榮伏念臣邈處荒陬幸逢盛際常乏絲毫之助敢期優渥之臻萬里同文載受經書之寵錫十行揚札荐蒙褒獎之殊私茲蓋伏遇 皇太子殿下偉量淵冲英姿玉裕體上聖字小之念憐微巨事大之誠遂令弊封獲紆皇澤臣謹當終始典學率子弟而講明夙夜惟寅與父老而頌禱禮物白細苧布一十匹黑細麻布三十匹滿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雜色馬四匹其賀表曰聖謨廣運光啓大平神化旁施式昭靈貺照臨所暨歡忭悉均竊惟至治之時必有禎符之應然衆羨之畢至諒前昔之罕聞麟稟五行之精并福祿而偕出獅爲百獸之長與玄虎而駢臻良由泰和之所鍾實是至仁之相感矧景星之垂象乃盛世之休徵欽惟 皇帝陛下道洽彌綸心敦位育民安物阜飛潛動植之咸寧近悅遠來華夏蠻貊之率俾嘉祥杳見慶頌交騰

伏念臣猥以尋資幸逢昭代迹縻海甸阻參漢殿之班目注雲霄倍獻
堯封之祝 皇太子箋曰重華協帝密贊皇猷二儀生祥光啓泰運允
居普率悉是歡忻歷觀治道之隆咸致休徵之祐然或一物之僅見未
有諸福之駢臻獅子麒麟實爲盛朝之瑞 玄虎福祿亦皆和氣之鍾矧
茲景星煥乎玄象事罕前昔慶洽華夷恭惟 皇太子殿下稟性淵冲
凝姿玉裕功益著於翼亮化克底於雍熙靈貺稠重頌聲洋溢伏念臣
猥將庸資幸際昌辰迹滯鯁岑班雖阻於蹈舞心馳鶴禁祝倍彈於康
寧○慶尚道都節制使李澄石上言去夏水旱爲災南方凶歉兩親供
億恐未贍焉乞以臣之俸祿受於京倉者移受於居鄉之倉以養父母
臣之至願也 從之○禮曹啓朴宗直上言條件與政府諸曹同議便
否皆曰不可惟京市署烙印市裏斗量槩木條察判皇甫仁獨曰可其
軍資監廣興倉開庫之日出門者搜探條已曾施行不必更議啓留之
○命今後 中宮致辭及東宮致 辭班首除具銜用單銜○禮曹啓會
禮宴時進食進爵音樂節次專委典樂不無差錯慣習都監事知官二
人東西分立糾察 從之○刑曹啓強盜永興囚崔都巨鳳山囚崔石載
寧囚朴吉海州囚龍生仇亡律該斬 從之○乙亥御勤政殿受朝○

命右承旨鄭峯曰盜進上磁器釦金仁順府奴小老之罪義禁府照以盜內府財物當斬前此蓋匠巧狄哈以盜廂庫銀器被斬仁順府奴加磨衆以盜常用銀器減坐死罪一等小老之罪比巧狄哈則稍輕比加磨衆則稍重何以處之議于三議政以啓黃喜孟思誠權軫等議曰小老之罪與巧狄哈盜廂庫銀器之罪無異宜加重刑○東宮率三大君延昌君進豐呈○沃溝鎮兵馬使李穰辭 上引見曰字民慎刑勸課農桑以厚民生○丙子讓寧大君來自利川○揚州府使金宗興辭 上引見曰今汝兄弟分憂出外其相憶之情予所灼知揚州近京接見必數汝之喪妻子已知之率幼兒與母往赴○禮曹啓今者肥前州太守源義使者出來此素非通信之人然田平殿源者女子夫也且有土地之人依他館待京中 從之○司諫院上疏曰臣等竊謂讓寧得罪君父見絀宗社 太宗放黜于外命曰自予千歲之後不得往來于京遺訓至嚴至密前此 殿下屢召接見或留于闕內或侍從于行在臣等不勝痛憤輒於召見之際每黷天聰未蒙俞允尤加痛憤臣等反覆懇之大辭以友愛待象其侍從巡狩信宿宮禁未之聞也伏望 殿下斷一時友愛之至情念 太宗萬世之大計即命退還勿復接見國家

幸甚 宗社幸甚 上曰自今以後讓寧入來時如此封章皆勿受且此封章之詞都是陳言與前所進無異無乃刊板入來乎又此封章逆卷封之若并此傳教則諫官必避嫌然亦傳教乎都承旨安崇善啓曰雖避嫌義當傳教使知其罪 上曰然則並此教之右承旨鄭奉傳教左獻納崔士柔無辭以對乃退與左司諫裴屯知司諫權克和等俱詣承政院避嫌 上曰小事也勿嫌○丁丑幸東郊觀放鷹○戊寅親傳朔祭香祝○禮曹啓 宗廟祭享奠物陳設經宿塵汚不潔簋簋甗銅籩豆大小牲匣皆有蓋罌其中生肉及各色餅乾魚脯因長大蓋不能覆宜用單油紙覆於蓋罌之上臨行事時撤去 從之

世宗孫大王寶錄卷六十二

宜佩其制... 世宗孫大王寶錄卷六十二

... 世宗孫大王寶錄卷六十二

... 世宗孫大王寶錄卷六十二

... 世宗孫大王寶錄卷六十二

... 世宗孫大王寶錄卷六十二

... 世宗孫大王寶錄卷六十二

... 世宗孫大王寶錄卷六十二

... 世宗孫大王寶錄卷六十二

... 世宗孫大王寶錄卷六十二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六十三

十六年大明 德九 春正月己卯朔 上率 王世子以下文武群臣行望

闕禮又御勤政殿受 王世子賀禮次受群臣賀禮並如常儀議政府

進表裏鞍馬倭野人亦參皆進土宜野人進生土豹即命放之各道進

貨篋方物如例群臣仍以朝服行 中宮賀禮 東宮停賀禮○上御

勤政殿設會禮如儀停 中宮宴○賜遼州衛都指揮李滿住及李撒

滿答失里使送李三波老等十一名衣服笠靴○庚辰御經筵○命收

溫寧君程丘史以去年冬三朔不赴宗學日數最多故也○戶曹啓今

觀通事輩遼東貿易時有定私布之數開其私買之端故數外之物因

緣潛持專用力於私事而官市則暫不致慮或二三匹貿易備責而已

還載布子而回徒困人馬甚不可也今後令義州官察其定數外雜物

及其回也搜其貿易公私物件轉報本曹定為恒式從之○辛巳御經

筵○壬午御經筵○傳旨承政院曰今後親享大祭散齋除朝啓○禮

曹據慶尚道監司牒啓益浦恒居飢饉倭人量給還上 從之○禮曹

與承文院提調同議啓譯語人勸勵之策一漢語訓導加差司正徐士

英張顯等一前此譯語之人利於貿易不憚行役之勞爭相鍊業競欲

赴京自禁私貿易若差從事官則多般窺避無復鍊業之心每當入朝之行雖不令貿易於京城許令貿易於遼東一譯學生徒居住外方者依當番甲士例完恤本家以供居京之費一加擇年少聰敏子弟十人赴學從之士英與顯本唐人也○癸未御經筵○甲申兩草實於京城或如粟或如雞頭花實或如茄實或如蕎麥實其狀多般其色皆黑○咸吉道監司金宗瑞條上事曰慶源寧北鎮入居二千二百戶內慶源三百五十戶端川二百八十戶北青二百八十戶洪原四十戶鏡城五百五十戶吉州五百戶右各官農事稍稔道路不甚遠阻故定額之數多咸興永興各四十五戶定平三十戶安邊二十戶文川十二戶宜川龍津各十戶高原十五戶預原十三戶右各官年歉道遠故定額不多因其數少可擇壯勇之人以定之其行糧不敷者計其人口多少程途遠近量給還上一慶源府寧北鎮壁城造築軍人慶源五百名鏡城八百名吉州二千五百名端川一千名北青一千名洪原三百名凡六千一百名量其事功難易役之上項各官農事稍稔除入居人外以餘戶抄出一本道各官挾戶數多今入居人家舍土田仍給繼戶之人則戶數復實軍額不減最是大節預令各官禁其豪勢潛奪土田破毀家舍勿

計彼我官給其漏挾三四丁以上可立軍役自願繼戶者若有冒濫爭奪者糾而罪之其中或稱族派或稱本宮之奴而奪占者有服之親則取旨施行其踈遠未辨者及本宮之奴并皆科罪一抄定入居時多有稱向化人子孫謀避者本道人民與向化人男婚女嫁並皆相連若抄其斲不相連於向化者則大事幾乎不成除已身向化外後子孫及外孫等並皆抄之且防牌等於慶源鏡城防禦慣熟并抄其壯勇有實之人一此界海路詳知金元張夫等言庚寅辛卯兩年漕輸宜川米於鏡城之青巖壬辰年亦漕輸江原道通川米於青巖如此則自江原道至鏡城漕轉古有其例一慶源府寧北鎮入居人民以四口以上爲一戶二千一百戶官奴婢以二口以上爲一戶二百戶自三月十五日至七月初十日計口食不下二萬石竊計慶源鏡城所在雜穀不過一萬四千石其不足者六千石也今者江原道兩倉納米皆輸于安邊共計六千石令其道海邊各官見在米分載于公私船輸于安邊以北各浦以本道水路詳知人管押輸于慶源府一慶源府寧北鎮設立土官作新士氣最是大節其土官之數考其咸興土官之數加減以聞東班五品二都府司少卿一典禮司使一六品三都府司丞一諸學院丞一司倉

署令一七品四都府司注簿一營繕署注簿一迎送署注簿一典賓署
注簿一八品五迎送署直長一掌膳署直長一典賓署直長一司獄署
令一醫學院丞一九品六營繕署錄事一迎送署錄事一掌膳署錄事
一典賓署錄事一典酒署錄事一司獄署丞一西班五品五鎮北衛一
領司直二二領司直三六品六一領副司直三二領副司直三七品九
一領司正四二領司正五八品十一領副司正五二領副司正五九品
四十一領隊長十隊副十二領隊長十隊副十右各品地祿待其土地
開墾人物阜盛議定姑差職官 上命都承旨安崇善往議政府與領
議政黃喜左議政孟思誠議之其慶源府領北鎮入居人分定行糧分
給壁城造築軍人分定等事依所啟施行奪占入居人民家舍土田者
雖稱族派踈遠未辨者科罪事議親外依所啟施行入居人民已身向
化外後孫外孫并今入居事以遠來居與本國人民無異者依所啟施
行江原道公海各官田糙米輸轉事水路甚險自古為難莫若令戶曹
寧北鎮近官所在雜穀磨鍊以聞次次移給可也設立土官事大抵官
額之多寡必因事務之煩簡今慶源鏡城雖曰巨邑其事務之煩不可
與平壤比論官額何必若此之煩乎且當新造之初設此職官欲興起

人心由少漸多益起人心可也始多終少無乃不可乎崇善回啓上
曰議親外依所啓施行則不亦薄乎崇善驚恐曰臣等之議本欲厚
矣反失於得雖族派踈遠者必取旨然後施行可也上曰然上又
曰昔黃喜為江原道監司之日漕輸慶尚道雜穀以救江原道之民則
漕轉古有其例無乃可行之事歟利於漕轉常事也而其致敗者間或
有之今當大事雖或一二船隻致敗固無嫌矣崇善曰江原水路之險
臣所未見然人皆曰不可承旨權孟孫鄭峯等曰臣等目擊其險其不可
漕轉也必矣上曰然則當移其寧北鎮近官所在雜穀也又曰新造
之初建設土官以興士氣最是先務其官額之數毋得減省令吏曹依
所啓施行○乙酉傳旨咸吉道監司曰所啓江原道沿邊各官米六千
餘石漕輸慶源之事議諸大臣皆曰不可以其道吉州國庫米豆雜穀
四萬餘石酌量陸轉分投入居人一二石以輸江原道各官安邊所納
兩倉位米九千餘石當三四月風和時漕輸慶源事議已定矣然有他
可行之事則啓之○丙戌都承旨安崇善等啓曰今日大雨隨駕者非
一二且冒雨而行大禮尤為不可請停宗廟親享上曰宿昌德宮
入自宗廟北門行祭無乃可乎崇善等啓曰大駕則然矣非徒扈從

臣僚失儀而已恐失誠敬之心 上從之乃令攝行○兵曹啓寧北鎮
土官衛誦稱柔遠慶源府土官衛誦稱懷遠從之○兵曹啓今修癸丑
陣說雖印而頒之然不習讀則終爲無用令其軍士及成衆愛馬習讀每
年春秋兩等曹與訓練觀提調講之通者給十日到略通者給七日到
無到宿內禁衛則給十日七日之仕勸勵只讀陣說而不肄陣圖則臨
陣施爲未能精熟曹與三軍都鎮撫訓練觀提調每當四仲朔習於閑
曠之地外方則依己曾受教申明檢舉每當春秋試取充補甲士之時
并講陣說通者准二矢略通者准一矢合計施行 從之○司憲府啓
集賢殿副修撰李思拓當會禮時以侍臣侍宴戲奉禮金安生之
臂無臣子敬謹之意請罪之 上曰勿論○丁亥御經筵○戊子日冠一
更月犯入東井○辛東郊觀放鷹○集賢殿副提學僕循等上書曰臣
等伏覩 主上殿下深慮本國學術淺狹華語訛謬將遣子弟入學中
朝尋降勅諭令就國中務學爰命會選修撰臣辛石堅副修撰臣南秀
文著作郎臣金禮蒙仍於司譯院肄業事大之誠至矣盡矣切念石堅
秀文禮蒙等早有文名出於儕輩且石堅秀文曾蒙賜暇積學累歲頗
有成效曩與入學之選者蓋將使之廣其聞見益求其進以資後日文

翰之用不專在華語一事也今則但習華語而已夫華語學之甚難童而習之猶患未精今石堅等年齒過時舌本已強雖積以歲月扞格難成反不如尋常之象昏者矣况人之資質不同通於此者或塞於彼若專任以文學則用力易而收功多豈可舍垂成之業而責難就之事哉深恐學步邯鄲而有違賜暇讀書之義伏望睿斷隨材任用許令石堅秀文禮蒙等就還本殿俾專其學不勝幸甚 上問領議政黃喜左議政孟思誠曰集賢殿上書請除石堅秀文禮蒙等肄習華語還仕本殿予則以爲兼治華語無損於學且五經四書皆以華語讀之萬萬有補於國家其議以啓喜等曰全學華語以資事大可也 上曰然○己丑御勤政殿受朝野人指揮李甫丹等二十六人倭人宗貞盛使送三人隨班行禮○御經筵輪對○賜祭于卒同知中樞院使成揆其教書曰予欲宣力方期輔翼之功天命難謀亟奪忠良之弼曷勝痛悼當極哀榮唯卿系出勲庸材合廊廟溫厚謙恭之德足以有容公正剛明之才可與有辦早登遷擢以躋筍班遂遇 聖祖之知遠事昭考之世贊我盈成之大業歷揚中外之庶官再攬預府之綱朝廷肅清一叅銀臺之職耳目惟明推讞之司度支之任會計合於劉晏敬慎過於蘇公典選兩

曹人服山濤之薦拔觀風三道民歌召伯之旬宣以至辦職京兆之時及乎奉使天庭之日隨所在而有雜爰無施而不宜誠國家之仁賢而盤錯之利器忽聽計音不勝悲哀節惠易名遣官致祭於戲生則一體尚同休戚之心死而殊塗何忘吊恤之禮○兵曹啓今興慶源築城鑿池之役然去年凶歉時當絕食者頗多非徒遠處之人畏糧爲難罷役之期在於解冰之後則今年農業恐失其時姑除其役以待秋成只修因雨頽落之處從之○庚寅御思以殿受常祭仍視事大司憲高若海啓曰年前凶歉各道之民將至餓死賑救之策固當預圖願遣朝臣巡審賑濟又遣行臺糾察上曰予亦以此爲慮曾令移文各道賑救飢民勿令餓死○命都承旨安崇善與大臣等議事其一曰予竊聞之往者禁網踈濶沿邊之人暗與婆猪江野人私相往來以資稱貸或結婚姻以成交好守令雖或及聞自知禁防之不能全不馳報國家焉得而知之今者征討之後革面來附禮當待之以厚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豈可徒信其歸附之心而不嚴其出入之防乎自今其私相通好一依前例乎不得已有體探則守令給公幹然後許以往來乎其二曰今野人等輸誠納款往來絡繹然驛路疲弊各官病於支待其欲上來者從自願

一一許之乎其間擇爲首者許以上來毋使彼人等擅自往來乎其三日
各道飢民賑濟思欲差人審視以考勤怠朝官監察何者可乎其所發
遣宜在何時其四曰豐壤離宮及樂天亭先王所御不可不重典守
修葺何以爲之同議以聞戶曹參判朴信生等議曰痛禁沿邊人私自
往來若有犯者用其謀叛之律體探之事依慶源寧北之例野人願上
京者亦依咸吉道例只送溧帥領議政黃喜等議曰一禁彼我私相往
來若有來見守令求其監醬者一依前例有體探之事則守令報都節
制使爲之自願上來者只送頭頭人歲不過四五十人其審視飢民餼
曰宜於二月望後分遣朝官獨李順蒙曰當遣監察其豐壤離宮樂天
亭典守人僉曰宜分差內侍別監仍給別仕黃喜孟思誠等曰賜給諸
君何如其不可賜給破取國用亦可上又命安崇善與黃喜孟思誠
等議其一曰宗室婚姻之家其外舅或有先亡者追贈與否令集賢殿
稽諸古典古無其制然今臨瀛大君外舅故奉禮崔承寧追贈何如
喜等啓曰雖無古判贈之何害其二曰李澄王父母年俱過八十遠離
膝下予欲完恤其議完恤之條喜等啓曰給米豆各二十石則可矣其三
曰右議政崔閔德解冰後上來何如喜等啓曰解冰後上來則彼人猶

以爲疑今既歸順可即上來其四曰咸吉道都節制使成達生計非貧窮然其妻孥在京不歸任所賜米以慰何如賜則幾何喜等啓曰米二十石可矣 上皆從之○兵曹左叅判鄭淵啓曰自迎曙至江界驛馬疲困勢不支當願量給各官陳豆以養之乃命戶曹每馬一匹給豆一石○召還崔閔德諭以防禦諸事不輕布置囑于都節制使○傳旨承政院今後允於啓達文書讓寧大君孝寧大君不書名○刑曹啓北青囚女佐伊德潛奸野人逃入彼土律該謀叛令大臣議之判書趙啓生等曰宜從刑曹所啓領議政黃喜等曰潛從他國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之律正合佐伊德之罪然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爲奴之文非指婦人減等施行何如判書申商曰無夫失巢之女奸近處彼人去耳宜減等施行命減一等除其緣坐○初直藝文館金又罔與李藝奉使日本而還至是以罔於輪對啓曰前到博多李藝多載素知倭人絲紬而去其紬廣濶價重故本國之紬無價未得買光絹及漆及其回也到尾道李藝載博多倭人銅鐵四千餘斤船膠海中臣令人投其鐵于海中李藝伴從及物主倭人拘執而禁適有海賊三十五隻突出攘奪雜物乃下義禁府鞠之○辛卯幸東郊觀放鷹讓寧大君來自利川扈從○

壬辰受常祭○親傳望祭香祝○司諫院上疏曰竊謂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食苟不足則民無所資誠不可不慮也去歲水旱爲災禾穀不登而民乃艱食諸道之中慶尚全羅尤甚焉特蒙聖上自冬賑濟之恩得免飢餓德至渥也然當春務方興之時賑恤之策尤所當急監司守令狃於積日之事息其賑恤或有之伏望 殿下慎簡朝臣之素有名望審察民事者先遣兩道巡行閭里考其監司守令賑恤勤怠以恤窮民將兩道當番侍衛牌命令歸農俾遂生業且去歲之歉非特慶尚全羅今講武所指江原道亦然 殿下雖當行幸之際務令簡約凡勞民傷財之事一皆汰省然大駕所至豈無飛輓供億之弊乎伏望 殿下姑停今春講武之舉民生幸甚 上曰上一條吾將慮焉下二條其意則善矣然此乃武備重事也不可從爾等之言也民若餓莩則當止矣獻納李萬幹啓曰武備誠重事也然江原道比年凶歉年前故講武其道今春又幸其道雖盡除民弊然大駕所至豈無其弊臣等願姑停今春講武 上曰予近因使臣停講武爾等見此表爲此言然講武重事歲雖凶歉不可不爲也○安崇善啓曰謹稽古事漢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節三年長安雨黑粟元康四年雨黑黍光武建武

二十一年陳留雨穀今正月初交雪雨下黑色之物狀如黑粟令上林園沉藏庫種之從之○癸巳受常參視事安崇善啓曰金以同忽於獄中得疾不省人事故今日義禁府未得推問 上曰斯速保放救療○上曰昨日諫院上疏曰今年各道凶歉外方侍衛牌勿令番上其意善矣然予以爲不可軍士國家所重也昔卞季良言於予曰軍士以鍊習爲貴不可不常常往來侍衛也如有請除番上者願勿聽反加罪責予當其時反以其言爲非今更思之其言果有見也嘗在 太宗時以年饑特除侍衛番上厥後隨年之歉屢除番上大抵人事或作或輟怠心一崩安於縱弛不至成就至於學問稍有間斷則怠不肯進凡事莫不皆然昔唐太宗亦曰勞役易事故軍士以勤勞鍊習爲要然民方餓死之時則亦當變而通之不可執一論也今外方侍衛牌之番上也點而放之手待其秋成使之番上乎判中樞院事李順蒙對曰民方絕食姑待兩麥之熟俾令番上兵曹判書崔士康曰來二月當番侍衛牌則待上來點而放之命都承旨安崇善曰自三月至六月當番侍衛牌勿令番上○上又曰講武一節軍國重事是乃 太宗爲子孫成憲不可廢也臺諫曾不念此徒以此爲人君一己之欲茲煩進諫至於大臣容或

有非之者此乃迂言也不可從也若如孟子疾首蹙頰之舉則不可行也一年春秋兩等講武民若不至於此不可廢也予以已往平安道公邊各官築城之事視之當其可爲之時皆曰年未豐不可役民及今變生倉卒築城其爲勞民反有甚焉不願治體徒以除弊相高煩爲迂濶之言予甚非之○輪對經筵○吏曹啓豐壤離宮典守以內侍茶房別監各二人樂天亭典守以內侍茶房別監各一人相迺入番仍給兩日一度從之○吏曹啓咸吉道慶源府寧北鎮土官東西班令本道監司才幹居處與父職姓名具錄啓聞後本曹更加覈實除授其各品稱號若蹈襲咸興土官之例則一道三處土官稱號混淆且無設官邊鎮作新士氣之意兩處各品職名改定以聞慶源府東班五品二都監司都尉一掌禮司使一六品三都監司副尉一典學署丞一典庫署丞一七品四都監司典錄一工作局注簿一支應署注簿一典客署注簿一八品五支應署直長一典食署直長一典客署直長一典禁署丞一司醫局丞一九品六工作局錄事一支應署錄事一典食署錄事一典客署錄事一典醞署錄事一典禁署副丞一西班五品五柔遠衛一領司直二二領司直三六品六一領副司直三一領副司直三七品九一領司

正四二領司正五八品十一領副司正五二領副司正五九品四十一
領隊長十隊副十二領隊長十隊副十寧北鎮東班五品二都檢司都
尉一注禮司使一六品三都檢司副尉一掌學署丞一典倉署丞一七
品四都檢司典丞一營造局注簿一支候署注簿一待賓署注簿一八
品五支候署直長一掌食署直長一待賓署直長一掌禁署丞一掌醫
局丞一九品六營造局錄事一支候署錄事一掌食署錄事一待賓署
錄事一掌醞署錄事一掌禁署副丞一西班五品五懷遠衛一領司直
二二領司直三六品六一領副司直三二領副司直三七品九一領司
正四二領司正五八品十一領副司正五二領副司正五九品四十一
領隊長十隊副十二領隊長十隊副十從之○追贈故奉禮郎崔承寧
爲正憲大夫議政府叅贊○傳旨全羅道監司濟州旌義大靜由歎尤
甚將遣朝官審視賑濟之狀用意檢察不使飢餓○傳旨兵曹講武行
幸時當夜宮門關閉一從中宮之令○甲午御勤政殿受朝○野人倭
人來獻土宜○輪對經筵○兵曹啓今後每當行幸時四衛牌頭如有
身病忌日等故則權差牌頭勿數遞差從之○兵曹啓馬政軍國急務
也今觀中外軍士馬匹瘦弱不可不慮今後內禁別侍衛三軍甲士京

外侍衛牌之馬並皆點閱置簿若故失則給帖以憑後考牌頭依前差
定每十人又定小牌一人令牌頭各於其牌軍士馬匹常加檢察書其
年歲毛色肥瘦每朔未呈于兵曹本曹四季月更行點考以不實馬匹
逢點者依曾降教旨罷黜以瘦弱馬逢點者當身鞭五十牌頭小牌鞭
四十借馬逢點者當身移送刑曹論罪罷黜牌內借馬人知情不告者
并牌頭小牌移送刑曹科罪所借之馬屬公然數多軍士馬匹一處點
之爲難分三處曹郎廳與三軍鎮撫分坐點之春季月之點則依前例
曹堂上與三軍都鎮撫都點外方侍衛捲牌擇顯官可當其任者定之
小牌則每十人定一人牌內軍士騎上馬常時檢察書其年歲毛色肥
瘦每月季呈于所在守令檢察若其番上時都節制使點之馬匹不實
者當身鞭五十捲牌小牌鞭四十隨即改馬借馬逢點人依律科罪充
船軍借馬屬公牌內借馬人知情不告者并捲牌小牌依律科罪不能
檢察守令亦依律斷罪各其鎮軍馬匹當其番各其鎮守隨即檢察依
上項例施行從之○乙未幸東郊觀放鷹海青逸傳旨附近各官差入
尋訪進來乘昏還宮時上曰落後軍士雖當入直並令還家翌日入
直蓋慰其勞也○分遣司僕諸負養馬鷹人四十餘人于京畿各官尋

訪海青○丙申受常察經筵輪對○傳旨京畿江原道監司飛逸海青
差人尋訪以進○上曰近來四衛軍士之馬困於馳走不無疲勞馬雖
私馬實是國家之用也予欲賜豆以養之何如都承旨安崇善啓曰可
然先知豆數周足與否然後施行可也其軍士內除受職者只賜前衛
軍士亦可也 上曰豆數馬有不足命戶曹賜前衛軍士豆入二石○
吏曹啓慶尚道凶歉各官所居吏與之家人口所耕數多而實未滿一
結者人口所耕數少而實未滿五十負者限兩麥之熟給報從之○丁
酉受常察輪對經筵○傳旨刑曹公私使用男女或發痘疹或發疫疾
病勢雖歇未得永差者使之役使復發殞命誠爲不可今後病未永差
者毋得役使○宦者崔得龍往東郊見道傍死人回啓令漢城府檢屍
刑曹推其致死之由○禮曹啓 宗廟永寧殿祭樂工人冠服通用於
社稷圓壇風雲雷雨先農先蚕雩祀文廟等諸處未便別製各處工人
冠服一件令奉常寺用本寺所收奴婢貢布堂上工人之服用紬堂下
工人之服用綿布仍修 宗廟永寧殿舊冠服雨則服之從之○傳旨
咸吉忠清道監司飛逸海青尋訪覓進於咸吉道曰如此多事之時勿
全爲抄軍尋訪令無弊施行○咸吉道監司進吉州人金乙生所捕海

青傳旨曰乙生私自捕捉依前米則五十五石緜布則五十五匹從自願賞給若以官差捕之米則三十三石緜布則三十三匹亦從自願賞給若願受職則啓之○戊戌受常察視事有一人過失殺二人者大臣議曰過失殺不可以殺人論也然當徵燒埋銀以警後人可也 上曰雖殺十人只坐殺人之罪不以殺人之數為輕重也此人過失殺二人則可徵過失殺之銀耳不可謂殺二人而各徵之也刑曹察判南智等啓曰徵銀者為死人也今二人死則當各徵而給之 上曰此事可疑姑商量處之○輪對經筵○知順川郡事郭雄河東縣監權永昌辭引見曰字民恤刑○命都承旨安崇善與大臣等議事其一曰昔晉之六卿魯之三家世守其官春秋譏之本朝設忠義衛功臣子弟並令入屬以報其功固非三家六卿世守其官之比然賞延于世則一也歲在庚戌予命功臣都監曰於嫡無後則良妾子於良妾無後則賤妾子許屬忠義衛以承其蔭此直指功臣之身而言也非指後世而言也今者義安大君李和之子之崇於嫡無後只有良妾子許入忠義衛乎領議政黃喜等議曰古今天子本無良賤之別况今中國又無嫡妾之分何獨本國敢行此法之崇之子許屬忠義衛可也左議政孟思誠等議曰本朝

嚴良賤之分尚矣不可輕改且之崇雖無嫡子其他衆子之嫡子尚多有之何須之崇妾子許入忠義衛然後承義安之祀乎 上曰令集賢殿稽古制然後決定矣其二曰元生本無逆心只以愚癡陷於宋惟瓊鄭子寶之術得此罪辜不齒宗親之列今已十餘年矣然爲 太祖之孫而不與宗親之列可謂慊矣予以累年未見思念之心欲復爵位弟畏國論遷延不果者久矣况是元生之事不是親犯而已曾改行還其爵祿待之如初何如喜等議曰元生之罪固不可以輕議也既爲 太祖之孫僞造 太祖之諱雖非親犯與宋惟瓊等同謀則不可謂之非自作之孽矣此神人所不與也不可輕還其爵祿也宜斷一時之人情以嚴萬世之大防 上曰大臣之議如此勢難宥之○大司憲高若海啓曰前年函歎尤甚願停今春講武 上曰講武乃 祖宗爲鍊兵而設非爲子孫游畋之計也故一年春秋兩等講武不可廢也卿等之言善矣然以一時之弊而廢 祖宗萬世之法甚不可也若民方飢死則亦當變而通之臺諫以講武爲人君一己之欲煩爲進諫予甚非之武備軍國重事卿等非但將講武一事以諫至於城子亦請勿築其爲民除弊之意則善矣然豈以小弊廢其重事乎予思致此年饑實有慚愧然

不可以天戒廢此重事也若海乃退 上曰今若海之言其意善矣予
欲停裁松鑿池之役何如安崇善對曰凡可爲之事不可以民弊而廢
也開川鑿池等事須當舉也然開川今日之急務而鑿池次之先開川
而有餘力則鑿池可也 上曰然○刑曹啓京外殺人之事爲重下手
而會赦放免徵其埋葬銀一十兩給付被殺人家已成格例或成群共
毆或一人先打一人後打傷後加傷被殺形迹明白而其爲重下手未
辨之時會赦放免者則不可更推然一時共毆及傷後加傷人命致死
宜當均徵埋葬銀給付被殺人家從之○禮曹啓丐狄哈柳者從自願
侍衛賜衣服笠靴糧料家舍家財鞍馬奴婢又使娶妻除職從之○兵
曹因平安道監司之書以啓曰野人越江後請兩持長行馬喂養之且
谷以無國家之法而擅便許給爲難從之仍命曰若不得已時則酌量
施行○兵曹啓江原道癸丑年稅糧及神布以各官公私船漕轉于咸
吉道若船隻數少則造哨馬船十隻當風和時令當領船軍漕轉其杆
城高城通川歙谷等官則及農前陸轉從之○已亥御勤政殿受朝參
○賜野人李甫丹等衣服笠靴命饋于南廊○輪對經筵○以琳爲平
原大君璿挂陽君沈道源戶曹左參判趙從生漢城府尹權聃中樞院

副使李伯寬僉知中樞院事○禮曹啓黃海道平山遂安谷山瓮津等
凶歉各官令鄉校生徒分番讀書從之○命停慶尚道星州安東等官
今春儒生都會蓋以本道凶荒難以供億故也○禮曹啓 獻陵大小
祭洗爵器以餉鑄成從之○兵曹啓箭串牧場東南限以峩峩山嶺上
古場基築之場內各戶水田令其各戶私自築場依舊耕作旱田則除
各戶造家處外並令還陳從之○傳旨兵曹今後門外行幸及講武行
幸還宮時或值昏暮則入番軍士相代而食者及以驅軍落後者並除
入番定爲恒式○宗簿寺啓今後入學宗親抽姓講前身病先出者以
病施行以父母妻子之病先出者以待病救病施行且遣醫官醫女審
其病狀真僞從之○庚子幸東郊觀放鷹○禮曹啓日本博多住居倭
人道性素不相通信且非有土之人勿納進上及書契從之○禮曹啓
通漢語二人差赴京使臣迎逢官先期入送質問直解小學於童大醫
其盤纏與留連時所饌之物優給之從之○禮曹啓宗貞盛書曰吾奴
婢朝鮮人田奉金衆及妻都未所生小男唐人昆老古甫倭人而知家
古等七月初四日逃出十六日到富山浦吾已細知矣令還入送然本
國人與倭人一名各於族親完聚唐人二名已會解送遼東好以行移

推覓事彌縫荅說勿許還送從之○兵曹啓都鎮撫當直助番雜故依
各衛節制使例明白施行每月季啓遠從之○益寧君移娶判事朴從
智之女○辛丑受常參輪對經筵 上曰舞童之事所係匪輕然使京
中各司賤口爲之可也使良人勒令定之則彼必不肯工商自隸之役
賤矣然自爲則不以爲賤而利其利今舞童之事若有其利則雖良人
亦必自願爲之矣且雅樂非他俗樂之比令人利舞童之事而樂爲之
術不可不究擬議以聞○僉知中樞院事李伯寬賫進獻大犬二十隻
人參一千斤如京師○差通事金仲渚管押被虜逃來唐人童脫脫等
二名解送遼東仍賜脫脫等衣服笠靴○壬寅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
○禮曹啓唐樂四十七聲鄉樂急機並八十二聲上項數多歌曲樂學
官負每於四孟朔抽牲試取因此伶人雖不分晝夜肄習非惟不能精
熟勞苦尤甚况會禮樂如黃鍾太簇姑洗南呂等三十餘宮並今兼屬
肄習尤加倍前依譯學取才例四孟朔鄉唐樂分定取才從之○改申
聞鼓爲升聞鼓申字臣下自中相尊之辭也非啓遠君上之辭也故前
此申字皆已改稱獨此未改今乃改之○兵曹啓各島入放孳息牛隻
聽民情願分授滿三年則收兒牛一首其餘令民自用若有故失者勿

令徵納只收皮肉若無自願人則放賣民間從之○癸卯幸東郊觀放鷹○慣習都監啓會禮樂樂工等取才遷轉條件一笙和管簫笛篪塤岳鍾磬前此以鄉唐樂差備樂工兼屬各其本業取才時並令取才能通者給加通勸後一琴瑟鳳簫律音諧和肄習最難別定差備試取時亦給加通一朔鼓應鼓建鼓及祝敵不可從他例取才鄉唐樂伶人內差二十年以上未成材者定其差備依雅樂署歇差備例一年一人隨其本職遷轉啓下禮曹本曹啓上項樂工取才時會禮樂並令取才其琴瑟鳳簫竽差備人四孟朔內給加通一度從之○慶尚道監司啓興利倭人兵衛四郎率本國人朴夫存妻都都溫等來推其族慶州住朴衆其親姪也付干其家仍給衣糧命兵曹曰本人等生理甚艱按前例存恤○甲辰輪對經筵○更曹啓譯語肄業子弟有職者稱漢學講肄官無職者稱漢學生從之○命安崇善往議政府議事一今進獻入參一千斤予心以爲數少肆於進獻使賫去事目如有承命問者則答以姑進時備之數蓋將欲加進之辭也今更思之千數不爲少矣改修事目如何僉曰年例進獻之數不過五百斤今加一倍何必加進上從之命改修事目送于進獻使曰如有承命者問人參之數止於此手答曰

以時備之數陪來毋得分拆答之一江界人鄭致身聞崔真稱族之言
膏饌以饋又囑車得林咸水之使脫苦役刑曹按律以致身為交結
近待官負當斬以得林永之為囑託公事杖一百何以處之僉曰向
者金乙丁本非使臣之族自稱族於使臣特減一等致身之非比諸乙
丁則似乎差輕減二等如何且得林永之論以囑託似乎不可請以不
應為事理重杖八十施行從之一慶尚道三嘉守李寶之結魚箭會雨
急水漲軍人三十八名溺死本道監司覈之以不應為事理重杖八十
遞減一等收贖還任吏曹放寶之不親調發役徒又致死者至於三十
餘人義當罷黜安崇善啓曰不可罷黜命與政府同議黃喜孟思誠曰
不可罷黜權軫曰溺死者多不宜還任盧閑曰不親調發是賦役不均
也律該杖一百且使其民多致溺死不宜還任 上從閑議贖杖一百
罷黜○乙巳受常叅輪對經筵○長連縣監李大生辭引見曰黃海道
使臣迎送事務煩劇非他道例敬謹以治○丙午受常叅仍視事輪對
經筵○禮曹判書申商啓曰今來幹朶里告本曹曰今作鎮于幹木河
仍率我以居乎無乃黜我等乎蓋其意欲其率居也 上曰願為之民
則何逐之有若欲出去則何拘之有作鎮幹木河彼必不肯然幹木

河本是我國之境鄉也童猛哥帖木兒借居其地今見滅於兀狄哈其地蕭然閑曠在我不可不作鎮以鎮之女真亦來居咸吉道翰朵里若欲同居則亦比例也何獨差殊○賜祭于卒慶昌府尹李尚與其教書曰君臣之義無間始終息數之施何殊存沒惟卿以親戚之裔剛毅之資爰自弱齡宿衛不怠仍歷中外頗有聲名分閫總戎而紀律嚴明作牧守藩而厲平不撓方倚任之是重謂承弼於永年遽聞計音良用傷悼爰將薄具俾奠素帷於戲賦命有定回氣數之難逃恤典斯加慰精魂之不昧○禮曹據忠清道監司關啓曰牙山縣監兵孝文呈彰善癉惡樹之風聲爲政之急務歲在壬寅縣守印原誓領潛運船至蔓平倭賊突出相戰賊欲殺官人俘虜而去陪吏全括知其危急與縣守易服而出賊乃登船望全括之衣冠以爲官人即刺而殺之遂使縣守獲免誠不世之死節也其後監司咸傳霖嘉其委命代死免其子孫之鄉役宜乎爲善者之勸矣然其孫全由叙無子惟妾官婢生一子曰倫稍有才幹以死節可賞之後而陷於賤口使後世不得聞其風焉則有乖於善善長之義矣又仁順府婢正月歲庚戌其夫身死方其葬日立於柩前使擔人不得趨動導至壙允葬訖廬於塚傍常坐墳前針線紡績一如平日以

至大小祥禫悉依禮制以終三年猶不忍去結廬于柩望之地又過數月而還家至今不食魚肉真稀世之義婦也右婢之年四十有四所生五時立役者二人納貢守墳伏望全倫免賤爲良正月免貢放役以裨風化以勸戒命除正月及所生二口貢令詳定所更議由叙事以聞同議啓曰全括子全禮及孫由叙等既皆免鄉已蒙賞典今其曾孫官奴全倫勿論可也然善善長之義則當屬補充軍從之○戶曹啓前司直趙乘欲適受其妻父卒判府事卞李良科田然乘父戩嘗任善山犯賊受罪其妻父科田不宜迺給令議政府諸曹同議參判南智議曰收科田所以養廉恥待朝士犯贓者之子孫不宜受田宜所啓施行領議政黃喜等議曰續六典貪汚坐贓者之子孫其祖父田勿許迺給原其本意其父既犯贓罪不得迺受其子不可代父迺受故只稱其祖父曰勿許迺給而無勿許加科之文且趙乘既已從仕其前科田仍給不奪則其妻父科田宜其迺受也從喜等議○丁未幸東郊觀放鷹○戊申受常參輪對經筵○傳朔祭香祝○以許侗爲刑曹右叅議○賜野人指揮甫安豆等二名千戶巨所等十四名衣服笠靴○前此典醫監提調黃子厚上言每年進上之藥臨時問之則皆曰不知此無他無知祿官等

自以為本監無褒貶一年相逆之職勤不勤終無利害也用藥之法略不講究二番受祿則多般辭避只利於己無益於公非徒劑藥不精而成才者亦少臣願進上劑藥諸事各別立法令習醫者永為遵守一進上事則毋得相推令六品以上事知官負專掌一熟地黄烝作法生地黄霜降前以草蓋置經霜一二度後以木釘採取去蘆頭其細根與青嫩葉各別分置擇大根洗淨時沉水者為地黃為上半浮半沉者為人黃次之浮水面者為天黃又次之擇地黃日乾時細根與青嫩葉搗絞取汁浸地黃待色黑正乾石鼎柳甑烝之初以暫時酒浸通潤入布帛安甑中其帛上水閏米十餘粒置之又以布帛蓋烝其未熟則謂之一烝出暴乾其未乾則謂之一乾如此九蒸九乾二度始不即浸酒只用灑酒若甑底尖短鼎水上煎地黃則無用的然其法又曰黑豆借色偽通天下自烝作也乃佳然則外方醫院烝作地黃雖色黑滋潤依法與否未可知也一種藥色地黃因白花鹽造作七月摘葉過多每年不實外方貢納生地黃例於八月上旬報禮曹九月冰凍前上納九月望後來者退之一外方各官貢藥上納時不知藥理守令等不分畏惡相反如閩茹閩蘆草烏頭氣惡毒物及有臭虎骨虫魚諸贍一箱內交雜入

盛未便如此相反毒藥及氣惡虫魚諸膽異器監封教諭親著單字授
醫院生徒上納一清心元所入蒲黃以全穗上納一江原道寧越當歸
經霜一二度後教諭親監採取帶土上納一牛峯白朮內蘇合元入用
一二斤擇大圓根不去皮洗淨只去麤毛上納一蒼朮米泔浸用爲多
不浸用者亦多外方醫院生徒一以色白爲要浸水無度又以米粉借
色臣願各官所納元數內一半去皮一半不去皮洗淨只去麤毛上納
一緊用之藥每年不數其不緊之藥年年留置民間採取之弊用不用
皆同不緊之藥減數緊用之藥加數詳定濟州所產玳瑁用處不多前
案付十分之一詳定可也乃令禮曹磨鍊以啓禮曹啓依上言施行唯
寧越當歸除帶土勿洗淨上紙從之○戶曹啓濟州人民還上賑濟分
給雜穀前此安撫使請一萬石只許七千石其三千石畢給除遣女差
令其道監司別定差使負監載入送造醬之鹽則亦令入送從之因僉
知院事高得宗上言也○傳旨平安道監司人言平壤外城人居稠密
若有水災則必將有沉溺之患去年水災亦幾沉溺審其水沉處及將
有水災與否以啓○傳旨司憲府曰嚴禁無牌鷹子又傳旨兵曹無牌
鷹子隨其見捉隨即上送其令各道知會○濟州宣慰別監尹處恭啓

濟州捕倭各人功勞等第○二月己酉朔輪對經筵○賜祭于奉全州
府尹李漸其教書曰脩短有命難逃埋數之常恩義兼隆當極哀榮之
典惟卿稟資溫雅操行端方戚聯王家恭慎之心彌亮名登仕版忠勤
之績居乎肆昭考崇展親之恩而寡人篤委任之重當節制南方之日
遠播威風在留後西者之時克施仁政允副維城之望端爲宰府之賢
實休戚之所同期弼亮之益篤何暫罹於一疾遽永隔於重泉忽聞訃
音良用傷悼爰命禮官伴奠菲儀於戲雍程之情既終始之無間吊恤
之禮敢幽明之有殊○役京畿船軍開川于建春門外○庚戌辛東郊
觀放鷹○對馬州大守宗貞盛上總守宗茂直使人來獻土宜○辛亥
視事○禮曹啓曰天安人前麒麟道驛丞秦元達歲在己亥拜麒麟道
驛丞一日忽心動慮父母得疾即請告監司至中途聞母遇厲而沒痛
哭過哀血自眼出至于家疫厲方熾里人皆言謹避之元達曰吾雖勞
身何可不收親屍哉况老父尚在疫中其忍避之乎冒厲而入時舉家
皆病父疾方殆收斂母屍殯于廳中自負病父出避晝夜不眠號泣于
天十有餘日父病乃愈藁葬母屍于外欲自守殯父言曰亡母尚欲追
孝况生父乎乃以弟仁達代守之身不離父側晨昏溫膏雖貧之必具

甘旨以供之及父沒泣血過哀食粥不進鹽菜寢苦不用茵席嘗侍殯側既葬之後廬于墓側身自炊爨以奉朝夕之奠擔土負石日益其墳不憚劬勞其孝行特異永同人茶房別監鄭韶歲壬辰家內癘氣方熾韶自外至冒癘直入而母疾不愈晝夜悲哀枕塊寢苦餒粥斂葬一從家禮廬墓三年歲癸卯父歿喪葬守墳亦盡其誠爲貧粧嫁其二妹其孝心至矣京中堅平坊住幼學卜崇老庚子夏家內發疫其母得病人不相通崇老不避躬自汲水烹粥以供母病不愈父又繼逝具棺合殯朝夕設奠疫氣方歇乃葬廬於墓側不率奴僕親執薪水以奉朝夕之奠哀痛三年祥禫既訖又行心喪三年慶幸坊住學生李伯孜早喪父陪養偏母母或怒撻之流血而無有變色若有疾病奉藥不哀嘗糞甜滑心愈憂苦衣不解帶呼泣是天願以身代母病不愈居於塚側苦塊泣血未嘗見齒以終三年其母平時畏其雷聲失措守墳三年之內雷風忽至雖夜奔走覆於塚上以待雷聲之止乞並叙用 從之○濟州宣慰別監尹處恭進胡椒楮一百二十斤即傳旨濟州曰胡椒楮木爲雜木蔭蔽不得茂盛剪其雜木使之長盛○兵書據全羅道監司關啓曰慶源府寧北鎮自募人在途絕食者今時到官量給還上入居後所

在官收納從之○壬子江界節制使池有容知瑞山郡事朴芽生息
津縣監琴淮連川縣監李君遇寧邊判官康生敏知宜川郡事金叔甫
三嘉縣監李珠聞慶縣監李澤知平章郡事金達成結城縣監盧慎忠
長水縣監吳致行辭引見曰勸農桑慎刑罰賑飢民以盡字牧○戶曹
啓各道敬差官賑濟考察條件依元贖六典無時直到四面村落山谷
之間審視如有緩弛則劾其守令啓聞施行其所掌之人以人情好惡
不報飢饉者且不用心賑濟者按律直斷從之○癸丑受常參○知
昌城郡事趙石岡平安都事許斯文等辭引見曰兵革之後飢饉荐至
予甚軫念體予至懷勸農桑慎刑罰謂石岡曰臨民之職不可不試是
用遣之昌城防禦最緊雖解冰防禦不可緩也○平安道都安撫察理
使右議政崔閔德辭職曰臣草萊謫材幸逢昭代謬爲主知馴致極品
此誠臣盡節之秋也然長於武家粗習孫吳不識古今之變治亂之機
况望寅亮燮理以冠百官之長手臣前年恭承上命問罪野人賊乃
望風奔潰不敢抗拒是皆聖德所加神威所耀之致然也反歸功於
小臣而特加重爵臣切欲辭免以避賢路未幾本賊餘黨復來警邊即
命臣爲都安撫使催臣上道臣固知所措未敢陳達夙夜戰兢寔恐

不稱臣每念議政之職非庸品所得與燮調之事非武臣所敢擬且臣
本有疾不能進食饗殮之奉代以酒醴亦非燮理宰相所爲也但取笑
於今時而貽譏於後世而已其折衝禦侮安靖北方則臣當盡心盡力
斃而後已伏望 聖慈免臣爵命代以賢能不勝幸甚批荅不允因省
所上箋辭職事具悉將相之職倚賴非輕國家無虛秉鈞衝以敷化邊
境有急杖斧鉞以耀威俾全內外之權固無重輕之異漢之諸葛亮唐
之裴晉公俱以承相之官掌其方鎮之任稽諸徃古已有成規惟卿家
傳善將之風世篤忠貞之節出鎮藩屏而威名炳著入司樞機而紀律
精明士卒之所歸心臣民之所屬望乃者曩爾殊俗侵我北方欲興問
罪之師庸示安民之勇爰從僉曰之舉以煩徃征之勞奮銳氣於三軍
先決百勝之策掃妖氛於一鼓立收萬全之功此皆出於良籌亦奚本
於寡德宜加寵數以荅殊勲首登台司贊化廟堂之上垂付兵柄運謀
帷幄之中何圖孽茅之微尚秘窺伺之暴肆專分閫之任期盡禦戎之
方醜虜畏威而納降邊氓懷惠而安業卿雖不伐人孰與爭避位讓賢
徒是保身之計引疾求免亦非徇國之忠第以武臣牢讓厥職武藝特
其餘緒經濟乃所優爲宜謹藥餌之供永膺腹心之寄於戲折衝禦侮

既以死而自期論道經邦當輔予之不逮所辭宜不允○司憲掌令曹沅司諫院左正言南陽德等進交章左副承昔鄭甲孫曰何事歟沅等曰讓寧事也甲孫曰事干讓寧則母得啓達已曾有旨肆未得啓沅等乃退俄而臺諫闔司以進歷陳讓寧過愆講武行幸勿令隨駕再三啓請竟不蒙允呈辭而退其辭曰讓寧大君禔得罪君父義絕宗社今講武勿令隨駕事再請不允覩面就職不合言官之任乞改差上命就職○分遣內資少尹朴以昌于京畿黃海道漢城判官趙講于忠清道藝文直提學宋褒于慶尚道校書校理李伯瞻于全羅道宗簿判官權蹲于江原咸吉道工曹正郎李具商于平安道仁壽府少尹李吉培于濟州以察賑救之狀○命今後五部學堂奴婢依養賢庫奴婢例勿定各處他役及各色匠人○甲寅上率王世子講武于平康等處議政府臺諫各一負宗親駙馬大小武臣扈從文武百官祇送于興仁門外京畿監司許誠都事洪深察訪安尚鎮楊州府使金宗興迎謁道左○咸吉道北青人金從南進黃鷹仍啓曰臣與子婿妻父今於慶源入居並被抄送心甚悶焉上議于承政院曰予欲聽之然已令其道除議親外並皆抄送何以處之安崇善等啓曰此是特恩何拘常例即

下傳旨于成吉道從南子婿妻父並除抄送○獵于揚州之原次于楓川平○忠清道監司李孝仁慶尚道監司辛引孫進方物○賜理馬具各一件兩具各一件于臺諫○賜米豆各十石醢醬各一窰于集賢殿直提學金墩之母墩曾入集賢殿久待經筵以老母居全羅康津縣乞郡歸養授長與都護府使未滿其期以本殿直提學召還仍命率母來京故乃有是賜焉其兄填爲靈巖守亦未滿箇月起拜禮曹正郎○僉知承文院事李邊吏曹正郎金何等以質問直解小學如遼東命給盤纏布十一匹人參五斤邊爲人性鈍年三十餘登第入承文院學漢語期於成効徹夜講讀聞有能漢語者則必尋訪質正家人相語常用漢語遇朋友必先以漢語接語然後言本國之語由是能通漢語○平安道監司啓義州昌城碧潼理山江界慈城閭廼等各官居民許令越江耕田守令千戶等嚴加守護 上令都安撫使酌量施行○傳旨兵曹司禁等雜人禁止時婦女老人或衝駭或打背今後勿令如此○乙卯獵于漣川之原晝停時見閭閻老婦等命饋之次于松折院平○嫌眞兀狄哈及楊木荅兀等七十餘騎掠東良北野人人口牛馬東良野人給曰朝鮮軍馬四千餘人今到斡木河賊驚懼棄

牛馬奔還○丙辰獵于連川鐵原之山府使趙良奉迎境上還次于
松折院平○傳旨兵曹驅軍進退但以吹角知會爲難因此亂行失
序誠不可也今後駕前奉青紅白三色大麾吹大角後以紅麾四方
亂點則中軍止以青麾四方亂點則左軍止以白麾四方亂點則右
軍止三色麾一時四方亂點則三軍一時立止三色麾或前或後或
點中軍望見指揮各軍○承文院撰行宮賀 聖節儀注曰王世子
以下衆官入庭序立訖 上出帳殿拜位通禮門唱跪司香三上香
通禮門唱俯伏興平身唱五拜三扣頭興平身禮畢啓從之○丁巳
行 聖節望闕禮○獵于鐵原之原次于鐵原禾倉里○咸吉道監
司啓曰本道端川等官補充軍等自募入居於新排慶源寧北鎮者
乞皆入送隨才差役以實邊邑從之仍傳曰并他道行移依上項例
施行○戊午獵于朔寧之原知郡事趙溥奉迎境上次于朔寧石橋
之原○己未獵于朔寧郡陰谷山 王世子射獐○副司直梁思正
被傷於虎命放其弟侍衛牌希正以救療○賜綿布二匹米豆各一
石于百姓徐吾乙亡憐其老且病也○次于羅文里○庚申獵于鐵
原之山江原道都事權自弘來問安次于鐵原府馬場串是日駐駕

曉星山麓射場召副司直安思義承政院掾吏金彝使之角力金彝勝
命安崇善曰予欲以彝爲甲士仍令隨駕何如崇善曰可然無馬難
以隨駕命賜司僕馬即令隨駕○海青飛逸 上欲遣人尋之鐵原人
朴萬獲進賜衣及米豆各二石○辛酉獵于平康之平江原道監司趙
資都事權自弘平康縣監崔孝生奉迎境上次于平康縣積山資進酒
殺分賜于隨駕宗親宰相暨侍衛軍士逮于賤者○咸吉道監司金宗
瑞請於慶源寧北鎮兩邑皆置判官即命吏曹與兩議政同議擇其文
武備具者以啓○中宮遣內史問安○壬戌獵于平康之平遠次于積
山刑曹判書鄭欽之來問安○賜奴婢并五十口于平康縣是縣本凋
殘且人吏二十名自募入居于寧北鎮故有是賜○咸吉道觀察使金
宗瑞啓臣與都體察使河敬復副使沈道源兵馬節制使成達生慶源節
制使宋虎美寧北鎮節制使李澄玉等審定慶源寧北鎮兩處城基布
置條件開寫以聞一石幕木柵移排東良北幹木河岐令其耕作附近
田地者聚居木柵內差土官率領把截守護一幹木河則非唯壤地偏
小而薄田居半間有膏腴之地皆爲彼人之田入居人民耕作之田數
少不可置其郡邑也然西距東良北不遠北通賊路要衝之地且是幹

朶里等聚居之處造壁城用布帛尺周回三千尺伯顏愁所則西距斡木河三十里東距所多老六十里東西救援甚易土地廣濶沃饒可居人民三百餘戶北連童巾愁州賊路相通要害之處移排寧北鎮於伯顏愁所造壁城周回六千尺於斡木河壁城則節制使率領軍人常時守禦鎮服彼人之心於伯顏愁所則差判官量給軍人守禦節制使往來審治之軍人多少以賊變緊緩酌量分率一所多老則土廣日隸東西與北皆通賊路要害之處審定基地移置慶源府造壁城周回六千尺一東臨古石城則城基廣濶爲半類落非唯修築爲難城內傾窄人民恒居出入農作爲難今修築孔州城子亦且隘窄農民聚居亦難然三面土地沃饒可當農作而所多老邑城相距遙隔又無守護修築此城擇有武略者差海道萬戶兼孔州等處管軍僉節制使正軍一千一百內分掌二百冰合時防禦陸地解冰後泊舟城下有海道賊變乘舟而下則水陸防禦兩全矣一兩邑沿邊入居人民等令兩邑節制使量其要害及遠近排置木柵使之聚居差土官守護木柵各令入堡之人隨宜造排一慶源寧北鎮入居一千一百戶各率四五丁以上合計人戶不下六七千詞訟煩劇節制使剪治無暇故不得全治軍卒因此

防禦虛疎於兩邑各置判官全治民事節制使金掌軍務何如一寧北
慶源或稱府或稱鎮皆稱都護府何如寧北鎮土地則東至夫珍衣造
山鹿野峴農所平西至斡木河錢掛東良北歧石幕黃節伐獐項要光
院西嶺青巖南至海北至何乙漢大山慶源府土地則東限豆滿江西
至於豆波峴者乙未下峴翁丘南至海北至馬乳山割屬一童巾愁州
地品雖或有沃饒之處然不廣濶置邑把截並皆不宜且賊人來路守
禦甚難姑置勿守一兩邑四方周回相距自龍城至東良北斡木河歧
九十里又至斡木河七十里自斡木河至伯顏愁所三十里自伯顏愁
所至所多老慶源邑城六十里自慶源邑城至孔州石城百有四里自
石城至豆滿江入海處三十里自入海處至蒙尚三十里自蒙尚至富
居站三十里自富居站至龍城六十里共計五百九十八里量其可耕
之地兩邑入居二千二百戶雖各率餘丁無有不敷之患○癸亥獵于
平康鐵原之平書停于栽松之原京畿監司許誠都事洪深來○江原
監司趙賚都事權自弘辭各賜衣一領夕次于鐵原府大也盞乎○甲
子獵于鐵原之平次于鐵原府井浦○掌令曹沆左正言南陽德等詣
帳殿啟曰自講武以來天不雨雪臣等喜甚然久賜必雨脫有雨雪勞

悴兵馬恐將致斃臣等願不拘元定日數以速還宮 上曰爾等之言
華矣予亦念此昨日欲放驅軍尋更思之約束已定今又中變則予恐
他日例此而民志不定將不信令與其先期還宮以悅兵士不如一從
約束以定民志○以司僕判官李伯慶為慶源判官鏡城判官柳思枝
為寧北鎮判官從譏政府吏曹僉舉也○傳旨兵曹令捉虎甲士三十
於講武時二十中軸一十駕前分定永為恒式○乙丑獵于永平之山
次于永平縣之原縣令李師程奉迎境上駐駕於奉蓋山射場 上曰
今春講武獲獸已多予欲放軍先期還宮但元定日限未至未可無緣
遽放托以絕糧而放何如僉議以聞兵曹左叅判鄭淵等皆曰可放兵
曹判書崔士康等曰講武日限已曾下令其糧餉固當計日以備今以
糧絕言之者比比有之此無他冀蒙放還之命耳若以絕糧放還則後
必例此而齋糧將不准日軍法職此不嚴遐道所居江原道嶺東軍士
先放其餘各道軍士還宮後放送何如 上從士康之言俄而又命曰江
原忠清慶尚全羅道軍士皆放送至宿所又命放京畿軍士○京畿
監司許誠進酒肴分賜隨駕宗親臣僚與侍衛軍士○丙寅獵于抱川
縣之原縣監郭保寧奉迎境上次于每場院前平○丁卯獵于揚州之原

府使金興宗奉迎境上○賜京畿監司許誠都事洪深衣各一領○午時還宮文武百官出迎興仁門外○是月初五日臺諫進封章至是日乃啓其辭曰 太宗殿下將讓寧大君提之不道斷以大義付諸國家比非惟群臣之所共知乃 殿下素所親聞也曩者召見之時臺諫具辭極諫 殿下傳教曰今後如有召見必曉爾等未幾不論臣僚屢召接見其於示信之義何如今乃召入于京已有日矣又有講武隨駕之命非獨群臣之缺望有違 太宗之遺訓臣等伏望 殿下亟 命退還勿復召見 宗杜幸甚國家幸甚○戊辰輪對經筵○禮曹啓卒叅判韓尚德依他例致吊致賻從之○詳定所啓公私婢子宣德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以前嫁平民所生屬司宰監年滿二十定役從之○己巳設豐呈 王世子以下諸宗親侍宴○庚午受常叅視事輪對經筵○平安道都安撫察理使崔閔德回自本道命同副承旨黃致身賫酒饌出迎于洪濟院 上引見閔德于思政殿命左副承旨鄭甲孫饋之○是日昧爽讓寧大君還向利川○禮曹啓雅樂署樂工等閱樂無暇艱苦倍他依典樂署工人例宴享日給點心一年一度賜米從之○辛未受常叅輪對經筵○傳旨兵曹除江原忠清道侍衛牌番上使之休息

待今秋講武簡駕○禮曹啟平安道平前因大水全失農業且天使出來
 事務極繁姑停各官生徒春等都會從之○壬申前刑曹判書柳龍
 生卒輟朝致吊龍生高麗門下贊成淵之子也以屬連恭愍王長于宮
 中弱冠筮仕早登兩府為慶尚道節制使兼任水陸捕倭獻功者凡五
 次解官居家數十年日與耆英優遊自樂卒謚良靖溫良好樂良寬
 樂令終靖無子有妾子一人○癸酉輪對經筵○謝恩使星原君李正寧
 副使刑曹左察判崔士儀回自京師○吏曹啟咸吉道慶源寧北鎮皆
 稱都護府各置判官且前此本道兵馬節制使兼差吉州牧使今依下
 三道例別立軍營于富居站石城吉州則革其判官只差牧使鏡城郡
 還為郡從之○禮曹據司譯院呈啟漢學勸勵條件一院祿官前衙權
 知三學生徒共二百餘人所處間閣甚小今又別選講肄官漢學生徒
 等二十人仍聚本院無有居止之處令繕工監別管一廳一院實役奴
 婢不過二十口數多學官生徒供給使喚不敷居京中及京畿奴婢二
 百口加定以便供給一院訓導官等俱以前衙每日艱苦仕官非但無勸
 勵之方或生急心教訓陵夷以時行兼差教授訓導之職一院前衙權
 知每日不分晴雨聚會習業積有年紀今已通經書稍成才者頗多然

無廢貶之典更不盡力每日講其經書反譯漢語明白置簿當其歲抄考其分數爲頭二人勿論東西班別例陞轉勸進見效一漢蒙倭三學生俱係外方接居裹糧爲難漢學七十人蒙倭學各十五人每日一時供給勸勵其中欲避軍役求屬後托故出入一年之內除時享忌日以外事滿百日者充軍即選年少子弟充補一本院專尚漢音近者取才除授之人纔受祿俸未滿半年多以外官交差常說鄉談如說漢語者反以欺之自今以後毋差外官俾專漢音一直解小學老乞大朴通事等雜語悉皆漢語根本但讀經書窮其義理全不誦習自今以後經書通鑑諸書不必義理窮問但式音訓正偽大義解說隨例給分其直解小學分爲四孟朔朴通事分爲春秋兩等老乞大分爲秋冬兩等每當四孟朔取才時一書皆誦者方試他書小學背誦者倍數給分其中年四十已過不願背誦者許令臨講其熟讀者只給粗通分數不能熟讀者勿試他書如魯齋大學成齋孝經前後漢等不緊之書不許并試一院前銜推知等每當孟朔取才一依典醫監例孟朔以前實仕滿五十日者許令取才蒙倭學亦同啓從之○平安道監司啓今承傳旨訪問平壤府外城水災處丙寅戊寅年及前年水災或一尺或一尺半或二

尺或二尺半沉水然周回漫流而已無慄疾衝破之勢補其外城基低
微處則永無水灾故行移平壤補其低微之處○兵曹啓馬牌以木造
之故續續傷破以鐵造之大小厚薄於巡牌差小鑄成日月及印迹字
號依木牌例施行從之○兵曹啓江原道淮陽金化金城平康伊川
等處各官京役人及船軍限兩歲成熟勿令立役從之○甲戌御勤
政殿受朝上總守宗茂直使人來獻土物○御經筵○以盧閑仍議政
府贊成兼司憲府大司憲王沽司憲掌令權躡鄭之夏司憲持平李中
允司諫院右獻納○賜奴婢并六口于故僉知中樞院事洪仁富妻乳
媪李氏○吏曹啓慣習都監新舊冠服樂器軒架儀物典守及數多呈
才慣習等事新任官不及詳察且因周年遞代本都監諸事未得諳練
副使一判官二久任何如從之○命安崇善往議政府議事其一曰太
監尹鳳再致書承政院其意欲憐恤養母也昔因尹鳳在中朝遙請
賜其母米十石出來面請或賜以三十石或賜以二十石今又再請何以
處之僉曰遙請不可聽也未流之弊將不可救姑賜酒十餘瓶使知尹
太監馳書之意其二曰曩者尹鳳送日畧予欲回奉議諸大臣皆曰中
朝禁防嚴密不可遙贈肆未送遺今聞尹鳳曰吾曾送日畧未知 殿

下納否其意無乃望回奉乎鳳向本朝恩之有無予不敢知然予強待
之人也前此本朝奏朝廷異免金銀貢之時鳳曰 殿下所贈毛衣皆
見奪於執事更望 殿下之恩肆予將土豹皮五領貂皮百領以贈今
日鳳數日畧納否之言者意亦以毛衣爲望也其遺日畧回奉乎僉曰
中朝令嚴遙贈回奉危事也萬一事覺悔將何及待後日鳳出來具辭
以陳仍贈回奉未晚也其三曰允所尚之物其價必騰今聞唐體之笠
初則其價不過綿布一端中則一端半終則雖二端尚以爲不足其勢
然也但金銀則歲有豐歉而價無輕重之異本朝以不產奏朝廷獲免
其貢允有私藏悉令納之於國禁用之法著在令甲金則本是珍貴之
物未聞有所私藏也銀則納之者衆而國家之價反有不敷姑停其納
近聞無識之徒潛隱挾持賣於他邦者有之富商大賈爭相買待以售
其價者亦有之以至盜竊內府事覺伏罪者相繼而起此無他國家優
給其價以資其利且無買賣禁防之法故謀利者得以逞欲而爲之至
此耳自今除各品品帶外私相買賣立法禁防以救其弊何如且各人
所納銀價不拘元定之數差減以給亦何如領議政黃喜等曰立法貴
於必行金銀買賣乃自家潛隱事也禁防之法似難行之姑以所納銀

價差減以給可也左議政孟思誠曰銀價差減又禁私相買賣其四曰
金兩霖尹鳳三寸姪也年前夏以別侍衛都目去官至冬代差尹鳳疎
遠之親尚未代差者非一今兩霖近戚去官之後例論他人代差更除
職何如孟思誠等曰擇疎遠者代差使兩霖行職除差可也黃喜等曰
以成衆官去官後代差其例尚矣彼當知之豈有所憾待尹鳳出來面
請後除授可也其五曰司憲掌令曹沅啓有人訴本府曰漢城府徵還
雜物督納作紙其直同於徵還之數凡官府決訟所費紙筆之本府拘
價收於得勝者謂之作紙本府拘
問漢城府吏大司憲高若海欲以過直取招掌令閔伸欲以法外取招
各執己意務勝不下相與詰之若海與掌令金召南持平李蕪善同議
劾閔伸臣竊謂閔伸以微事務勝長官勃慢無禮召南初與若海反復
詰難無異閔伸而從若海言反劾閔伸已爲不是及其劾之也謀欲獨
脫飾辭強辨指伸爲倚床背面其忘義無恥甚矣若海堅執已見勒令
取招且以伸爲辱已而暫不引嫌覩面坐府又欲陷伸囑蕪善劾伸托
掃墳不隨駕之事固無風憲之義蕪善不劾若海召南徇私劾伸已爲尋
劣反聽若海私囑劾伸成罪阿曲不當並皆按律科罪何以處之僉
曰蕪善若海召南所失差重宜罷其職閔伸其失稍輕左遷可矣 上

曰其並罷之仍教曰若海素稱直人今日所爲不如素聞其心茲譖賜
鳳養母酒日畧回奉令姑停之金兩霖差行副司直減其銀價又禁私
貿易令戶曹立法以啓○乙亥進獻使漢城府尹李孟畛回自京師○
御勤政殿設宴 王世子以下諸宗親駙馬左議政孟思誠以下隨駕
宰相留都二品以上及李孟畛六承旨等侍宴○傳旨平安道監司本
朝大小使臣赴京時護送軍人等於東八站草地艱苦結幕炊飯之器
亦且私備未便遮日及鑼鍋官備截之義順館臨時以軍人之數量數
入送何如訪問便否以啓○慶尚道賑濟敬差官啓救荒之物據實爲
上松皮次之然禁伐松木之令嚴而飢民未得剥皮而食誠爲可慮聞
閩近地殘山盤屈松木終爲無用之材許令飢民剥皮而食令戶曹磨
鍊以啓本曹啓曰雖嚴令禁伐冒禁斫伐者尚多况今盤屈松木許以
斫伐憑藉救荒必將盡伐可用松木宜停之從之○丙子幸西郊觀放
鷹○正朝使吏曹左叅判金益精副使中樞院副使金益生等回自京
師引見于帳殿○丁丑受常叅視事輪對經筵○親傳朔祭香祝○戶
曹啓自今禁民間私貿易金銀且壬子年所定十分銀一兩價正布九匹
九品一兩八匹八品一兩七匹七品一兩六匹過重各減二匹從之○

安崇善啓曰講武行幸時驛馬頗多所經各官可以預先輸納雜物令
兵曹司僕提調共議磨鍊以除其弊從之又啓曰外方儒輩聞有別試絡
繹而來且人居齋者幾至一百乞幸成均館謁聖取士上曰別試之言
出於何處崇善啓曰前立不拘額數無時取士之法故來會耳上曰
然則擇吉行之耳崇善又啓曰文武一體武科不可不取其日出策題
後幸慕華館取武科何如從之○三月戊寅朔御勤政殿受朝○御思
政殿設宴慰右議政崔閔德王世子及宗親六承旨從事官崔致雲
等侍宴○召還平安道賑濟敬差官賑濟諸事囑之本道監司蓋本道
事煩故也○命都承旨安崇善曰海青其品至貴中國以海青爲第一
寶以金線約爲第二寶見在海青四連其才良者二連心欲進獻然已
進八連不爲不多意欲坐養過夏退毛然後進之今更思之萬一倒死
終不得進若昌尹輩出來則必藉口非之何以處此往于政府議之
曰此時進獻可也上曰若今進之庶無後言速備進獻諸事○右議
政崔閔德啓曰平安道監司常在平壤平壤獨享富庶他官日益凋弊
別遣平壤府尹除監司兼任上令議政府六曹同議以啓閔德又啓
曰軍器監專掌火炮之輩崔海山得罪在閑唯一邊尚艱難於獨掌差定

益掌官吏何如 上曰然又啓曰平道全寄食陽德窮困莫甚請赦之
安崇善啓曰道全對馬島倭也厚蒙 上恩官至三品宜當效力圖報
歲在己亥其子望古背國道全於黃海道捕倭時不肯力戰與賊相
罪在不赦我 太宗只黜于外得保首領斯亦幸矣安有放赦之理乎
上曰所言是矣○禮曹判書申商啓曰中宮別祈恩恐非祀典所載之
正禮本曹掌之誠為未便自今乞令承政院掌之從之○對馬島倭彦
四郎宗四郎等率妻子族類四十二名而來曰本島非徒凶歎橡實亦
乏將為飢死願永居朝鮮今置陸地深遠之地給其衣糧土田令守令
完恤毋使飢寒○賜野人指揮李波音河等五人衣服笠靴○己卯受
常參輪對經筵○召還各道飢民賑濟敬差官賑濟諸事專囑本道監
司○傳旨禮曹立外方掩骼埋胔糾察之法禮曹啓暴露雜骨各官守
令差人拾埋立柱每當月季報于監司監司嚴加考察每於年終移
本曹以憑考察從之○對馬島倭六郎次郎使人來獻土宜○庚辰輪
對經筵○進獻使上護軍李士信賚海青二連如京師○兵曹據慶尚
道監司關啓慶源府寧北鎮入居自募人內有疾及遭喪者待秋入送
具逃亡子息奴婢亦於秋成入送從之○兵曹啓今後講武行幸時本

曹判書都承旨率聽令鎮撫不離標旗如或有故則參判及兵房承旨侍從從之○辛巳幸楊州林堂觀放鷹○傳旨禮曹預辦今初七日謁聖視學諸事又命赴學生負升補生徒有蔭子弟時行三品以下前街六品以上並令赴舉○傳旨兵曹預辦幸慕華館試取武舉諸事又命試取時先騎射次擊毬次一百五十步次試五經四書通鑑將鑑博議小學武經七書中從自願講一書○壬午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畢講性理大全○禮曹啓今來倭人宗彥次郎前此雖非通信之人然宗貞澄養子傳其土地者也依他接對且宗貞盛使送馬豆甫等既是書契賈來之人率一從人上來其餘並留浦所給糧從之○命判典醫監事盧重禮編胎產要錄上卷詳論胞胎教養之法下卷具載嬰兒將護之術令鑄字所模印頒行○令江原道刊讀書法○禮曹撰進拜謁先師儀註前一日攸司灑掃廟庭之內外忠扈衛設大次於廟庭東門外南向設王世子次於大次東南西向其日通禮門設殿下拜位於廟殿陞上當中設王世子及文武群臣位於廟庭王世子在東階東南北向文武群官分東西中心爲頭異位重行設學生位於群官之後北向西上設典儀位於東階之西通贊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車駕出

宮前三日攸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其日應從駕文武群臣依時刻集
朝堂諸衛陳設仗衛判通禮跪啓外辦 殿下乘輦文武侍從並如常
儀駕將至館官學官率學生奉迎於路左駕至大次降輦入幄通禮門
分引文武群官及館官學官時服學生青衿服入就位僉知通禮引
王世子時服入就位判通禮進當大次前跪啓請行謁拜先師禮 殿
下便服出次判通禮導入自東門升自東階詣拜位通贊贊跪 殿下
跪群臣皆跪司香二人內侍詣文宣王神位香案前一入奉香爐一人
奉香合三上香訖各置于案上退復位判通禮啓請俯伏興四拜興平
身通贊唱鞠躬拜興平身 殿下鞠躬四拜興平身 王世子及在位
者皆鞠躬四拜興平身判通禮啓禮畢前導降自東階還大次僉知
通禮引 王世子出通禮門分引文武群官及館官以下以次出○視
學儀試前一日繕工監設題板于明倫堂東西階下有司設 殿下座
於明倫堂上北壁下當中南向設小次於堂後設侍臣位於東西階之
南相向設典儀位於東階之西通贊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 殿下出
大次乘輿入小次侍臣先就位次引學生入庭俱北向東上立定判通
禮啓請陞座 殿下出次陞座侍臣橫行行四拜禮還侍位奉禮郎引

讀卷官及館官學官八就學生之北通贊贊鞠躬四拜興平身讀卷官

以下及學生皆鞠躬四拜興平身訖引讀卷官由東階陞就座二品以上東壁

三品則南行通禮門分引左右侍臣及館官學官出次承旨傳宣典儀稱有

旨學生皆跪通禮門以試題付于板上學生俯伏興就西廡下判通禮

啓外辦讀卷官下庭就西邊皆鞠躬殿下降座乘輿出還宮館官學

官躬身奉辭於路左王世子文武群臣陪從如來儀○兵曹啟講武

所獲禽獸本曹郎廳錄事三軍鎮撫各一人司饗房別坐二人一同磨

鍊各官所授皮物曹郎廳鎮撫一同著標以憑後考從之前比所獲

禽獸獨任司饗別坐各官分授皮物亦不著標故也○對馬州太守宗

貞盛呈書禮曹請大藏經上曰向者日本國王以此經為貴而請之

我國亦以此經為重而許之今貞盛請而遽許之則無重其本國之意

矣命禮曹回答曰論及大藏經貴國諸鎮求去殆盡難以塞請○癸未

御勤政殿受朝宗貞盛使送人來獻土宜○輪對經筵始講宋朝名臣

言行錄○慶源判官李伯慶辭引見曰慶源人民皆因新徙恒產不遂尤

加憐恤○甲申因雨停謁聖及試士○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宗貞

盛請馬令承文院提調議之鄭麟趾議宗貞盛之請可從者從之已有

前規給馬一匹以悅其心可也黃喜等議夷狄無厭恐不可開端上
從黃喜等議對馬州倭人因飢逃來留置與否又令議之鄭招議曰聖
人之化來者不拒今若捕送彼必恣其屠戮誠不可忍對馬島朝夕仰
本國而活焉安能以一二人之口生釁哉崔閔德等議曰倭人狼子野心
國家雖處之陸地撫之優恤彼終不肯自同平民應當差役誠恐潛結
黨類漏透聲息又對馬島近罹飢饉求欲免飢而來豈真有心於慕義
者哉若資衣食田地飽其所欲則飢饉者聞之連續而來將不勝其欲
矣後值歲稔則小人懷土終必逃還其於國家無益而有損除本國被
虜人外一皆不受何如孟思誠等議與上同但給糧還送為異耳閔義
生議曰對馬州常時歸順來往今之納叛恐其無名也後必請還又其
島飢困若聞風蓋海而來支持亦難况地隔大海其心必異土地人民
皆不可為本國之用除元係本國人外給糧還送何如鄭麟趾議曰今
逃來者本係倭人而彼若據義請還不與則恐曲在我而因以生釁非
如東征時阻留安置倭人之比宜給糧遣還善辭彼島使不加害可也
從鄭招之議其所答之辭磨鍊以啓○國制文武科放榜上以時服
陞座侍臣侍立而已至是依中朝禮令禮曹撰進文武科放榜儀注前

一日有司設 殿下座於勤政殿北壁南向設香爐二於前楹外左右

典樂展軒懸於殿庭設舉麾立於殿上西階之西並如常儀其日典儀

設文官一品以下位於殿庭道東近東皆重行西向北上宗室及武官

二品以下位於道西近西當文官皆重行東向北上宗室每品班頭別設位大君特設位

於正一品之前 監察二位於文武班後設殿上典儀位於殿上東階之東西向

判通禮階下典儀文科唱榜官武科唱榜官致詞官吏曹正郎兵曹正

郎位於懸之東北通贊一人在南差選俱西向通贊一人於懸之西北

東向設諸生位於殿庭文東武西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奉禮

郎設宗室及文武群官門外位於弘禮門內如常議鼓初嚴兵曹勒諸

衛列伏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有司設榜案及紅牌案皆有於 殿

下座前左右文左武右皆榜牌在南設唱榜位於殿階上左右近南相向文左武右

宗室及文武群官俱集朝房各服朝服文武科諸生俱集光化門外各

報公服鼓二嚴宗室及文武群官皆就門外位文武科諸生皆就弘禮

門外判通禮啓請中嚴 殿下服遠遊冠絳紗袍出忠政殿坐有司陳

繖扇侍衛如常儀近臣及執事近臣如承旨及備身上護軍扶策大護

科唱榜官武科唱榜官致詞官 先行四拜禮如常儀典樂帥工人入就

軍史官之類執事官如判通禮典儀文